

光明文藝叢書

苦菜

岑協生

戴平萬著

K
D

書叢藝文明光

茶 苦

著凡平戴

~~行印局書~~明光海上

版初月二年十三國民華中

目次

苦菜	一
病	九
在風雪中	三三
哈爾濱的一夜	六二
過江	一〇〇
佩佩	一〇六

苦菜

苦菜不算上等的蔬菜，無論哪一家的菜園都不會種牠，只在樹林裏的矮棘叢中自己偷生着。有刺；味苦而帶甘。可是把來當菜下飯，總比吃樹皮樹根好得多。饑荒的年頭，牠就變貴重了。但現在是豐年，人家還是搶着採。

這照李老太太的說法：是人們一代代地變下流，口味都改低，並不是苦菜知道人家需要牠，會自家變了美味。李老太太是屯裏人，又活在貧窮家，下飯的菜，除了大葱，辣椒，鹹蘿蔔，就是苦菜。苦菜用不着錢買，只花了半天工夫到樹林裏去，就可採得滿滿的一籃。時常採，時常吃，苦味變成甘味。而李老太太的吃苦菜，也變成了嗜好。小孫子不吃，給她罵，媳婦兒少吃，也給她罵，罵他們不識人生的甘苦。

雖說是豐年，而李家只有小小的一片地，就是種下去的大荳比往年多收三兩倍，也不濟事。何況城裏大荳無價，簡直沒人想買。在大連那兒，正一包包地往海裏沉，說是要救救市面。

『可不是救不了，照舊不值錢！』兒子報告了從城裏聽來的消息，嘆了一口氣。同時，李老太太狠狠地罵道：

『那天殺的鬼子呀……』

但是她沒有往下罵。因為罵人也要有閒，而李老太太正忙着出去採苦菜。她提了籃子，匆匆出門，連頭也不回地，好像怕瞧見她兒子的苦臉。

近便的小樹林裏，別想採，怕連根也給人家掘去了。李老太太只得穿過一片荒原，走到那座大松林裏去。佔了十幾垌地的松林，遠遠地望起來，像一匹伏在荒原上的野獸，張大着口，想吞前面的村莊。村莊是荒涼，沒有人煙，已給砲火燒燬了的。而松林可十分蒼翠，繁茂，在太陽光裏樂天地搖着頭，長嘯。

這並非陌生的地方，李老太太往日也嘗來過，尤其是兒時，差不多每天來的。她時常在松林裏採野花，捉蝸蝓兒；有時，也陪着長輩們到林裏採苦菜。那一處的苦菜多，那一處少，現在她還記得很清楚呢。

一點也不錯，在那幾顆合抱的大松樹旁邊的矮棘林裏，依舊是苦菜最多的地方。青青的苦

菜，多嫩，多新鮮！她自己笑了。

她邊採邊想：『多好的苦菜，誰也不上這兒來摘，太可惜！』可是她又想：『原是的，年輕人都不知道啊。他們又懶又膽小，怎會來呢？像我這一輩子的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還有幾個能來？原是的，怪不得的。』

她可沒有想到人家怕危險，不敢來。她好像忘記了這松林裏時常有狄兵和義勇軍打戰的事。

真的，苦菜的嫩綠，使她忘記了一切。但是，苦菜的嫩綠，喚醒了她的童年。童年雖然窮苦，但過着太平的日子，太平得像眼前的景物——

這松林是崇高，空闊，溫和，飄渺，真像個夢境！記憶裏的狗尾草，還不是鬍鬚白蓬蓬地依然在綠草間點頭嗎？可愛的野藤，還不是漲紫着臉，像在生誰的氣嗎？那玲瓏的小野花，還是做女孩子時插在鬢上的一樣嬌媚可疼的。松枝上的日影兒，正像孩子們在捉迷藏，追着躲着，一不小心，便跌落在草地上，又在追逐藏躲着。啊！一切都是童年時的活潑有趣的景色啊！她可因為家累，整整有二十多年不會到這松林裏來了！要是變小了幾十年，怕不會脫了襪子在草地上瞎跳一陣麼？

可惜現在老了，空有那樣的心……

她胡思亂想着，活潑地俯下身子，避過那迎面打來的山樹枝，又繼續地摘苦菜。她往籃裏瞧了瞧，把手探了探，已經實實地半籃多了。那些先採下來的苦菜，葉兒有點憔悴，怪可憐的。於是她像安慰小孩兒似地說：

『別傷心呀！回家才有涼水喝呢！』

說着，她自己慈愛地笑了，好得意地走進樹林的深處。樹林深處的苦菜更多，路也愈不易走。但是，這有甚麼關係呢？前進吧，前面有多好多嫩的苦菜啊！

兩隻蠅兒，突然從亂草中飛了起來，飛繞在她的身前身後，閃着白色的紗翅。她用遲笨的手，忙亂地撲着，可是捉不到。同時，蠅兒已遠遠地飛進亂草中去了。於是她惱了，在呢喃着，說蠅兒不用想出許多花樣來逗她，要是她的孫兒跟了來，絕不饒牠們那樣的自由自在。

更可惱的是，她帶來的籃兒太小，小得裝不下這滿林的苦菜。現在，籃兒是滿滿的，手裏也是滿滿的，連抹開橫枝認路的閒空也沒有。她只小心着她的苦菜，不饒一顆留在荒林裏。

同時，她的心，正在得意地打算今晚的晚餐：——

今夜晚，這許多的苦菜，都把來下鍋吧。許多日子沒有好好地吃一頓了。今晚兒，一定叫富生（她的兒子）買點香油皮，再買一些上等的辣醬和半斤白麵，像有錢人家的吃法。要是周長櫃不肯掛賬，那我得自家去，去問問他可是忘了從前我們家的好處？我們家也是富有過來的。那時候，可不是饒人家借的借，乞的乞，現在又往那裏討去？雖然一年不如一年，好快地窮下來，要不是鬼子來了的這年頭，大荳買不得錢，甚麼時候欠過人家一文賬？現在叫做沒有法，生活可真不好過。老天爺偏又放下這許多的大荳。下得太多啦！這是時運啊！……富生瞧着可沒有大來頭，只靠老天爺吃飯。要過好日子，只望小孫兒。小孫兒可疼，今夜晚多把些苦菜他吃，別饒他整天饑嘴饑舌的……

突然地，從樹林密處傳來了一陣號聲。那是像人的，又像獸的號聲。這聲音，驚醒了李老太太的晚餐的迷夢。她吃驚着，笨重地快跑起來。正像一架半壞的運貨車，裝了太多的貨物，在崎嶇不平的路上走過。

那號聲越來越近。接着，在松樹下，在矮棘叢旁邊，出現了兩個狄軍的步哨。他們在號着，然而不知道他們說甚麼。李老太太一面請菩薩保佑，一面還想藏躲，可是來不及了。步哨已經走到她

面前了。

『爺爺饒命，我是摘苦菜的，我並不敢爲非作歪，我是摘……摘……摘苦菜的，我是……』
李老太太聲辯着，一面掩藏着籃子，好像怕他們搶她的。

步哨哈哈地笑了。他們倆咕嚕一下。那較矮的一個板着臉孔，呼喝了兩聲，又做手勢。

可是李老太太不懂，也沒有方法理解他的手勢。她嚇得連理解力都給她的菩薩帶走了，同時她嘴裏依然呢喃着菩薩。

那高的哨兵又哈哈地笑起來了。

那矮的搶上一步，伸手搶住李老太太的籃子。苦菜都給翻了滿地。看看裏面，甚麼都沒有，他發狠地把竹籃掉到遠遠的松林裏去。

這時候，李老太太才大聲地哭喊起來。這苦菜是她的命！辛苦了半天採下來的苦菜都給丟了！真是『天殺的鬼子』啊！

『天殺的鬼子！馬特皮的鬼子……』她愈罵愈生氣，把滿手的苦菜摔在那矮的哨兵的臉上。

但步哨猛力的一拳把她揍倒……

正鬧着，又走來了好幾個狄兵，把李老太太圍住。他們瞧着，笑着，做着她的聲音咒罵着。又自己咕嚕了一陣，好像在商量怎樣處置這老太太的方法。

『偵探，你是麼？』一個年輕的狄兵用中國話問。

不幸得很，李老太太只懂得探子，不懂甚麼偵探，況且狄兵又把『偵探』念作『真嘆。』她真的不明白，只是連哭帶罵地鬧着。

『不懂，你假的！』

狄兵又大夥地笑起來，好像在贊美那年輕的步哨說中國話說得不壞，連他們都聽懂。

但年輕的好像很生氣，和那個高個子動手扯開李老太太的上衣。她反抗，但是沒有用。他們人多，力又大，不一刻完全給剝光了。

在荒林裏，在高大的松樹中間，陳列着一個裸露的五十多歲的女人的肉體，越現得可怕，令人不忍卒睹！這簡直是獸性！野獸捉到了捕獲物，就是這樣緩緩地把來玩弄死的！

可是哨兵們，尤其是那年輕的，居然還在打開自己的袴子。於是他們笑聲，罵聲，爭吵聲，和李

老太太的哭聲相混雜着。同時，松樹林回答着一聲長長的怒嘯。

那年輕的給一個像排長模樣的捉住，槍口對着他，迫他穿上袴子；又命令他和其他的兩個，一同捉了李老太太，走去縛在遠遠的一顆松樹上。那排長自己，拿起了手槍，瞄準着。這一刻，林裏突然靜寂起來。沒有風聲，沒有樹語，沒有鳥叫，也沒有人說一句話。

一瞬間的可怕的靜默。——這靜默像是默哀，哀悼着那一個赤裸裸的，縛在樹幹上的，無辜的被犧牲者。

轟然一聲，手槍的子彈無情地飛了出去。接着就是李老太太的一個慘痛的嘆氣。接着是狄兵們的歡呼。接着就是松樹的怒嘯。接着就是被驚飛在天空的老鷹的悽啼。

接着又是一陣靜寂。

撒了滿地的苦菜緩緩地憔悴，枯萎，緩緩地枯萎得像乾草了。可是再也聽不見李老太太慈愛的聲音：

『別傷心呀！回家才有涼水喝呢！』

病

清早起來，他覺得頭很沉重，像裏面灌滿了水銀。他擔憂地自語道：

『糟糕，我鬧病了！』

鬧病應該休養，可是他不能，鐵工場不准告病假。

『不是罷，那裏是病呢，』他又自慰着，『都是昨夜晚的夢，把人弄失神了。』

昨夜晚，他做了個夢，夢見不認識的一個漂亮娘兒，和他睡在一起，怪甜蜜的，醒時沒有的甜蜜。他還沒有媳婦，雖然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。

他悶悶地，不想吃早飯。把工衣往身上一套，就上班去。

幹活的鐵工場在日站，而他却住在小姑屯，這中間隔着十幾里地。早上六點半就要進工場。遲到了，扣工錢他不得不起個絕早。

早晨的路上，沒有別樣人，盡是趕着上班的勞動者。不過，他太早了，難得撞見個熟人。他的熟

人，大半是在『大廠』幹活，而『大廠』就在小姑屯的近旁，又是七點鐘才開車，這時候，人家還躺在炕上呢。然而，他終於碰到了：

『早啊，老徐。』

『早啊，小李。』迎面走來的老徐站住了。『怎麼老沒瞧見你，這一向可好？』

『好的。』

『這麼早，上那兒去？』

『上日站，我在日站的鐵工廠幹活了。你呢，不是上班罷，這麼早？』

『別提上班，提起來真討氣！』

『怎麼的？』

『我昨天給攆了！』

攆了？這可真了不得！到底怎麼啦，『大廠』一收歸『滿鐵』，甚麼都變了，老是攆人。攆了小李自己，攆了小李的許多朋友，現在又攆老徐，『大廠』可真變了……

『那末，你怎辦？』

『沒辦法啊……』停了一下：『再見罷，別讓你誤點了，再見。』

『再見，再見。』

夏天的太陽起來得真早，把電燈桿長長地倒映在大路上。小李怕遲到，急趕着走。而列車從

『總站』駛來，嘩啦嘩啦地阻住他，不讓他過三弓橋。

倒霉！真倒霉！這可不遲了！遲了！他站住，在乾着急。

他真的遲到了，可是頭兒沒發覺。

像偷兒，他蹣手蹣腳地走到他的車位去，開始他的活。

今天的活，盡是些小螺絲釘，幹起來很費神。他只得打起精神，細心地幹。

幹着，幹着，耳朵裏漲滿了皮帶聲，發動機聲，切鐵的噝噝聲。

頭很沉重，怪痛的。

可是他還是幹，幹，吃勁地幹，幹得又快，又熟練。

『好！小李，真不錯！』

頭兒誇獎他。他得意。他想做得更好。可是——

啊？太險了！一不小心，他的指頭差些戮在切鐵刀上，那輪軸上飛轉的發光的切鐵刀！可真昏了腦袋嗎？……他罵他自己。

可是，手裏的螺絲釘變活了，變成一條毛毛虫。接着，變成二條，三條，變得模糊了，瞧不清了。瞧不清了。機器，連人，連屋子，連他自己，都瞧不清了……他昏倒了！

醒轉來，他才知道自己斜倚在事務處的靠背椅上。鼻子裏滿是亞莫尼亞的臭味。他作嘔。

『小李，怎麼樣，好些嗎？』事務員問。

他定了定神：『我怎麼啦？』

『哈哈！不知道麼？你鬧病，中暑了。』事務員帶笑說。

事務處的門開了。頭兒走進來：

『醒了！醒了！還幹活不？』

很想幹，倒是他的病體不讓他再幹。

事務員幫着他，叫了部馬車，拉他回家去。

熱毒的太陽光，又強又硬，隔着車蓋，還刺得人怪痛，馬車馬的鐵蹄，踢起路上的灰塵，同着一

陣陣的熱氣沒命地往車門裏撲，好難受的。

怎麼老不到家呢？他厭煩了。而他的頭老是痛。

好了！那不是小姑屯大街嗎？小姑屯車站對過的那家生菓店，桌子擺到大街上，一邊放了一隻大冰糕桶。一個店伙站在桶邊，使勁地搖，一面喊：

『冰糕，冰糕，新鮮的冰糕！』

他的馬車打前面經過，那店伙喊得更響。

『傻傢伙！』他也覺得好笑。可是頭痛得利害……可是還沒到家……

他想睡，合上眼。

不知不覺地，可就到了家了。

他把僅有的四毛錢給了車夫，便將身子掉在炕上。

火紅的臉，灰白的嘴唇，失了光采的眼睛，沒有氣力的四肢。這些都不是他原來的。他唉唉唉地躺在炕上——就這樣，真的病倒了。

隔鄰的好心的周老太，知道他鬧病，跑了過來：

『怎麼啦，李哥兒？早上出去，好好的，怎麼就鬧病？』

小李不是醫生，沒有進過學校，也不知道怎麼好好的會鬧病。

而周老太還是：『怎麼好好的就鬧病？好好的怎麼就鬧病？怎麼……？』

小李想敷衍她，可是，覺得路上的灰塵和熱氣，好像一齊往他頭上冒，很不好過。他唉唉着，越
唉越利害，又昏了過去。

*

他覺得額上難堪的疼痛，像火燒，想撲滅，可是他的手給捉住了。他聽到：

『醒了，醒了！』是周老太的驚喜的聲音。

『醒了！』是另一個老娘兒的回響。

他睜開眼——原來是巫醫婆趙大娘。

巫醫婆這花名，是屯裏小學校的韓先生送給趙大娘的。小李從別人口裏聽到了，覺得這花
名很有趣，就跟着叫。

這下子，他明白了。他知道他的前額上，貼着三個小瓦罐兒。兩個像大姆指般大，另一個，還要

大些。那大的安置在前額的正當中。兩個小的，一個在左額角，一個在右額角。那些小罐，裏面燒得滾熱的，給倒置着伏在他的額上，罐口把額皮吸得緊緊地，痛得像火烙。

他完全明白了。那是周老太請來了趙大娘，救醒了他的。趙大娘會符咒，而近年來符咒不大靈了，她又替人家診診病。

真是名符其實的『巫醫婆』……小李想。他覺得韓先生真聰明，『巫醫婆』這名字真有趣，自己失笑了。

韓先生說：趙大娘的醫病『全是原始的治療法，』很危險，要不得的。小李覺得這話對。可是沒有錢，那裏能夠請洋醫，進醫院養病呢？他不得不相信趙大娘的『原始治療法。』……

總之，無論如何，只這『巫醫婆』三個字怪好玩，他又不覺失笑了。

『怎麼笑？覺得好過？是嗎？不是嗎？』

周老太老是要問人家，問得人家無法對答。他怎能覺得好過呢？他的頭痛，腰痛，腿痛，全身都痛！還有前額那安置了三個小瓦罐兒的前額，更痛得發麻！

『趙大娘，趙大娘！』他叫。

『怎的？』

『這頭上的東西……』

『頭上的東西？』

『這小罐兒，額上的，能不能拿掉？』

『不等牠熱氣退，自然跌下來的。』

『可是痛啊！』

剛說着，他的身子一動，左額角的一只跌下來了。

啊！輕鬆得多了！他覺得。

接着那兩只也跌下來了。

啊！真輕鬆得多啊……可是不輕鬆的事情又來了！

『來，周老太，你幫我。還有你，』趙大娘轉向小李，『李哥兒，你自己把袴管捲起來，捲到膝蓋上面。』

小李不知道幹甚麼，只聽從她的囑咐。

「李哥兒，你伏着，別動！」她又對周老太：「老太，你握住那大腿，要握得緊！兩隻手合起來，瞧，這樣握，才有勁！」

這樣握，在小李的腿灣處，露出了青青的大血管，在跳動。

而巫醫婆趙大娘，對着血管，用指頭畫了畫，像是用魔法來麻醉病人的神經。她畫了一會，又從那寬大的袖子裏，拿出一根小竹管，管裏抽出一根長針兒，又粗又長，使小李不禁憶起兒時在村裏習見的穿牛鼻的鐵針兒。

「幹嗎？」他失驚了。

「放血。」趙大娘說。

「放血是這樣放的嗎？」小李懷疑了。

「當然是的！」她不高興地：「放不放由你，你說不，便拉倒，病的是你自己啊！」

「怎麼不要放的？」周老太又問小李：「你這麼大了，還沒有瞧過人家放血嗎？」

「沒有啊！」

「你放心罷，不危險的，誰昏了誰要放，等靈驗。」

不錯，這種『原始的治療法，』在這屯裏是很流行的，而且是沒錢人的唯一治病的方法，每當暑天，街上很容易瞧到人們的額上，有三個圓圓的赤褐色的烙印，像小李那樣的，那大都是趙大娘的功績。

『不致全壞罷，大家都信她的。』想着，小李不說話了。

『趙大娘，你放罷，放罷，他年輕不懂事。』周老太在懇求着。

巫醫婆趙大娘點點頭，又命令周老太按住小李的腿兒：

『使勁兒，別亂動！』

跟着這警告，趙大娘用那根大鐵針，刺進血管裏，刺有寸來深，像一個醫學博士打藥針的樣兒。跟着鮮血像泉水般噴了出來。

可是小李疼痛得心都碎了，眼淚直流，又昏了過去。

『這才好，人發昏，是因爲血太多了。』趙大娘還在向周老太解釋。

在將針第二條腿的時候，小李甦醒了，在掙扎。

『別再針了！別再針了！讓我病死好了！我不要放血啊！』他又嚷道：『痛啊！痛啊！我不要放血』

啊！
『』

*

當夜裏，小李的病變沉重了。

那是在夜晚十一點多鐘。小李在夢中覺得冷，冷得在發抖。

『冷……啊！冷……啊！』

但是屋裏只睡他一個人，誰也沒有聽到這淒楚的顫聲。

『冷……啊！冷……啊！』

屋外的月亮，好像受了感動，從紙窗隙鑽進來，投射下慈和的光波，想撫慰他。

『我真冷啊！』他清醒了些，又在抖着聲音喊。

仍是沒有人聽到。

他沒有爹媽，沒有媳婦，沒有同住的友伴。

他顫着身體，爬了起來，糊裏糊塗地摸到一條棉被，急蓋上，捲得緊緊地，可是還覺得冷。而他

再沒有力氣掙扎着起來了。

冷冷！像在雪地裏般冷！他儘打顫着。

可是不一會，他又在被窩裏喊熱了。

就是這樣，一會冷一會熱，自鬧了一整夜。

屋外的夜是熱鬧的。有水銀般的月光，音樂般的虫語，軟的風，惰的狗吠，沾了露珠的菜圃和樹林，熟睡的低矮的院落，聳立在夜空裏的『大廠』的煙囪，黑黝黝地像一根鞭策人類生活的大鞭子——外面的夜實在是熱鬧的，動人的。可是這動人的六月之夜，更襯出屋裏的小李的淒清。他不禁哭泣了。

冷一會，熱一會，又哭了一會。即使這一下子小李真的死了，也不會有人來理他呢！

病把他變成脆弱，多感。

病使他憶起失蹤的父親，想起了跟別人走的母親。這時候，要是有個親人，他該怎樣舒服啊！但是，沒有，自從做了小學徒以後，就沒有了。他的童年是在鐵錘和師父的拳頭下度過的。他從學徒，而工人，而現在，已算是個技術很好的青年勞動者。他懂得生活，他從不示弱於壓迫他的一切。可是現在，他變脆弱了，他給寒熱病虐待得流淚了。

就這樣，他哭了一會，又熱了一會，冷了一會，直鬧到雞叫。

鐵工場的同伴老陳和老薛，順便走來瞧他的病。

『啊，小李，病好了罷？』老薛說。

『不——不能好啊！』小李帶顫地說。『昨夜裏，鬧了整夜寒熱。』

『寒熱症？』老陳問。

『可不是！』

『噫，病了一天，就瘦得這樣兒！』老薛傷感地說。

『這寒熱症利害，我知道。我鬧過一趟，後來吃了金雞納才好。』這是老陳的經驗談。

『那末，小李，你也買金雞納吃。』老薛提出他的意見。

可是，在這小村鎮上，一瓶金雞納要二塊錢。小李沒有錢，老陳老薛也一樣的沒有。於是，這正確的提議便在大家束手無策的靜默中擱置了。

在談話中，他們得到另一個結論：那就是小李應該找個代工，然後才能保得住他的位置。

『好的，』小李同意了。『請你們順便告訴老徐代工去。你們認得老徐？他住在西邊那條街

的。」

老薛說他認得，還是他的老鄉呢。

「不過，小李，你這病必要金雞納。真的，別忘了金雞納，小李！」臨走，老陳這樣叮嚀着。

*

金雞納，這病必需金雞納，可是金雞納每瓶要二塊錢，而小李沒有錢，這怎麼好？想着想着，他又遍身滾熱起來了。

過了一會，他又是：金雞納，金雞納，這病必需金雞納……

想着金雞納，他注意到他的簇新的工衣，那是鐵工場發給他穿的。他想當了牠，但是沒有人幫他當。

而寒冷又襲擊着他了。

直至將近中午，他還在想買金雞納。

恰巧周老太進來：

「李哥兒，今天怎樣？好些？不好？」

「多謝你，周老太，」小李說。「我想勞你一件事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勞你當件衣服。」他指着掛在壁上的工衣。

「怎麼你也當衣服？」

「想買藥，沒有錢。」

「可是想還趙大娘的藥錢？那倒別急。我告訴她等你病好了再還。不一樣嗎？」

「不是那個，我還想買點別的東西。」

周老太想了想：「那你要多少？」

「二塊，多點更好。」

「傻孩子，那衣服能當這麼多嗎？」周老太笑了，又接道：「要是想錢用，我替你借些，你可要

不要？」

「要的，要的，只怕沒辦法。」

「瞧罷。」

周老太去了許久，和趙大娘一同回來。

啊，又是那個巫醫婆！這趙小李不覺得那花名好玩，倒有點怕她了。他怕她又會從袖子裏拿出那穿牛鼻般的鐵針兒。

但是不，趙大娘只問：

『李哥兒想借錢？』

『對了，』小李答。『我病了，工錢不能預支，一個子兒零用都沒有。』他不敢說到金雞納。

趙大娘聽了，用精細的眼光，考察着小李，有意沉默了一會，才道：

『那行。不過要說明白。』

『那自然，應當給利息的。』

而趙大娘微笑，好像笑小李不懂借錢的規矩。

『照理，』她說。『借錢應該有保人。不過，我瞧你還老實，又是怪可憐的，一個小夥子在外邊，沒有個親眷，又正鬧病，太苦了，我算是做點善事，借給你罷。』

『是，謝謝大娘！』小李不禁感激她。

『那末，我們要說明白。想借，必要立個字，寫明白借多少，利息多少……』

『別說，這個我知道。』

『好的。那末想借多少呢？』

『二塊，多點更好。』

『二塊，不夠罷，饒我替你算算罷：買藥的，請醫生的，還要除去利息，養病也要買些好吃的東西，還要……還要買些……沒了罷，就是這樣，也得十塊八塊。我想，借給你十塊罷，橫豎病好了，你怕不能還嗎？』

十塊就十塊，多了可多買些金雞納。小李想着，答應她。

周老太瞧瞧沒有自己的份兒，趙大娘也不請她當保人，一氣惱，只說家裏有事，走了。

『就是這樣，』趙大娘說，『我回家帶錢來給你，你好好養病吧。』一面說，一面擺擺小腳兒，又轉回來：『倒底你的病怎樣，可好些？』

小李告訴她昨夜晚痛苦的情況。

『討厭，討厭！』她皺皺眉說，往屋裏走了兩步，像要診病，可是又停住：『這下子我且不診你，

回頭再細細地診罷。」說着，撇開小脚兒，屁股左一擺右一擺地出去了。

過一會，正當小李又在發寒熱的時候，她來了，後面跟着個男人。那人矮矮的，穿着一套不三不四的洋服，沒有領，也沒繫領帶，像個習見的小工頭。

「李哥兒，李哥兒，我來了。」

「來了，很好。」小李顫聲說：「我，我冷啊！」

趙大娘替他蓋上兩條被，一面說：

「他是我找來作證人的。他是外國人，做人很好，也和氣。」

外國人笑了笑，打着不自然的中國語：

「可好些？不利害罷？」

「利……害啊！」小李望了他一眼，在被窩裏打顫。

而趙大娘好像忘記了小李在鬧病，只搶着說：

「這是借據，要你畫押的。這是借的錢，一共六塊。」

「不是十塊嗎？」小李帶顫地問。

『是借十塊，裏頭除去利息和診金。借一個月，每月每元利息兩毛大洋，十元兩塊，診金一塊五毛，還有五毛錢，算給寫字據和作證人的謝禮。一共除了四塊，你畫個押就數數這錢，一共六塊。』

『等一等罷，我冷得發抖，怎能畫押？』

『這不難，我叫這位大哥幫你』

說着，趙大娘擎着個墨盒，走到小李面前。又招呼那外國人：

『來，大哥，你來幫幫忙。』

『別畫罷，我太苦了。』小李懇求着。

『不行，這手印一定要押的。』趙大娘沉着臉，

於是，小李帶着寒熱病，戰顫着身體，靠了那外國人的幫助，坐了起來，抖着手指，蘸了些墨汁，把手印押在他的名下。

*

『怎麼啦，老徐？』

小李還躺在炕上養病，瞧見老徐同着懊惱，走進屋裏，一聲不響地，坐在矮凳上，覺得好奇怪。

「怎麼啦，老徐？」

老徐望望他，沒有聲音。

「你說呀！甚麼事？」

「鐵工場……」老徐有聲沒氣地說。

「鐵工場怎麼的？」

「鐵工場，那鐵工場不要我了。」

「不要你要誰？」小李以為只是老徐的活幹得不好。

「誰都不要！」

「那末，我呢？」小李急了。

「都不要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他們說：沒有活，不能白賠本，人都不要了。」

『真的？』

小李差不多又會發昏了。這消息，比頭痛，腰痛，腿痛都難受！

他跳了起來，想向鐵工場問問：這可是對一個病人的待遇？但是病體虛弱，才起來又馬上撲倒在炕上。他喊道：

『這樣，就是這樣對待一個病人嗎？能嗎？』
他傷心。他氣憤。

『小李，別糟蹋自己的身體罷。還是好好的養病，等病好了，甚麼法子不好想。』老徐勸慰着，一面摸出一些錢：『這兒，三塊五毛日金，是一禮拜的工資……』

『怎麼只有一禮拜的？』小李又驚異起來了。『還有我的呢？』

『我可不知道，那頭兒說，工資都在這兒。』

『這甚麼話！』是氣憤的叫喊。小李險些氣破了肚皮。

『你別氣，這幾塊錢我不要，給你留着養病罷！』老徐慷慨地說。

『那不能！你比我還苦，還有媳婦和兒子，都在等着吃的。老徐，那不能，你拿去！』小李又加重

了口氣：『老徐，你一定要拿去！』

而老徐：『不，我不能拿！』

爭讓的結果，老徐只拿了一半：一塊七毛五。

小李稍稍恢復了健康，便上鐵工場去。工場裏靜悄悄地，連個人影都沒有，只瞧到皮帶和飛輪之間，有一隻大蜘蛛在結網。他只好回來等機會了。

老等老等，總是等不到開工的消息。

秋天來了。瓜園裏的香瓜，連根已給掘掉，代替了白菜的新芽。屋後的幾顆榆樹，也停止了撒下滿地的榆錢，在秋風裏，掉落淡黃的小葉兒。

秋天來了。管房租的那老頭兒來催討夏季的欠租了。趙大娘也好幾次來問甚麼時候償還那債款。她聲色俱厲地，完全是個索債人的真面目，不是巫婆，也不是女醫生了。還有那個外國人，他臉上的微笑變成獠笑，滿腔的和氣變成惡聲了，並且還威脅小李，說再不還，一定捉他去坐牢吃苦，好像非把年紀青青的小李，害得淒涼破碎不可。

可是小李，一點活也找不到。他帶着病，到紗廠，到煙廠，到羊毛公司以及各個小作坊，都找不

到事。他們都不要小李這樣的熟練工。他們只招了許多小孩，十二三歲的小孩，尤其是女孩兒。這裏頭的理由很複雜，而主要的不過是：第一，小孩不給工資，只貼一些伙食費。第二，小孩更不懂事，隨他們想怎樣便怎樣，不能反對。

這末一來，小李簡直沒有門路了，工廠拒絕他，窮困圍攻他，寒冷又要來襲擊他了。他的孤苦的人生前途完全陷落在無垠的黑暗裏。

但是小李還想奮鬥，用他從小練就的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不過，已經很困難了。他，這悲苦的青年人，已經舊病復發，一天重似一天了。

這趟病，是更嚴重的病，是人生的真病。除非碰到一個高明的醫生，能夠對症下藥，恐怕小李的年青的生命，將會遭了可憐的犧牲的！

『這樣，就是這樣待一個青年人嗎？能嗎？』

小李在病中，時常這樣問，帶着憤怒。

在風雪中

—

青紗帳給西北風完全收拾走之後，天氣一天天地寒冷起來，迫得他們不得不下屯。到這時候，他們不能用槍彈，只好用舌頭，才能開闢一些新力量這是一個困難的時期。

和總隊聯絡的道路，已給敵人切斷了，使他們更陷於一種手忙足亂的狀態中。他們下屯已有一個多月，情形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了。下屯的時候，松花江才擁擠着浮飄的冰排，而現在，整個江面都凍結，像陸地一樣可以走路。大風，暴雪，同着低低的天幕，好像要壓平一切的山嶺，樹林，和住屋；好像要把整個世界埋葬在厚厚的雪地裏。

然而，事情和冰雪一樣地凍結着。他們都在着急。可是乾着急有甚麼用呢？誰都知道，即使是潛伏期，也應該是地下的潛流，要是不流，會容易枯乾的。他們就只是想不出一個發展的好方法。

他們用槍，正和他們使鋤頭一樣熟練，那知道一用起舌頭來，可就很不生疏了。他們只說一句話，人們就會反問了兩句，一反問，就給問住了。他們雖說認得幾個字，可是不會寫，這遭人們的白眼，說他們是不折不扣的「鬍子」。他們得不到報紙，就是有，也不懂得念，就是念，也念不出大道理來的。他們從前只知道幹活兒用手，用刀，用槍，用鋤頭，就是天上的飛鳥也有法兒對付，誰也不想不到幹這「大事」，還要用舌頭，還要用心竅的呀！

十一個人的小隊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捱餓，忍凍，遭受白眼，心情已和天氣一樣，降到冰點下的十多度了。其中最不中用的，要算二頭兒，他近來老是沒有勁兒，而現在，簡直想躺下去了。他不是悲傷地搖搖頭，就是說：

『大夥兒散了罷，只好散了吧，不散，也只是自討苦吃！』

可是別人的心情雖冷，還沒有冷到他那程度，聽了他的話，一齊反對。因為誰都還記得國破家亡，無處偷生的現實環境。隊員之一的小西子，對於這種倒霉的語調，尤其生氣。他年青，有青年人的熱望和勇氣，他的兩頰老是鮮紅的，一聽了二頭兒的話，他的頰上的鮮紅立刻暈開去，連耳朵也漲紅起來了，他大聲地說：

「這甚麼話！老是那調兒，我已經聽厭了！想散，就滾你的，爲甚麼儘在這兒扯鷄拔蛋！」

「好！你這小子，倒有勁兒！」而二頭兒現在可真沒有勁兒來鎮壓他的隊員了，他只慢吞吞地說，「那末，你說罷，不散，可有甚麼法兒？」

「法兒？」小西子給難倒了，還是不認輸：「法兒有的是！」

「在那兒呢？」二頭兒的好幾個月刮到鬚子的嘴唇上，露出一個輕蔑的冷笑。

「不是笑，是想啊！要大夠「家」兒一齊想啊！」

說着，小西子往炕上瞧，炕上蹲着老熊，老李和張大個子，他們怕冷，緊緊地偎倚着，活像灶上的貓兒。

「想啊！大夠兒想啊！」二頭兒也朝住炕上的人們問：「你們可想出來了沒有？——沒有嗎？都是一些草包呀！哈哈！」

這笑聲好像針兒，刺痛了每個人的心，又好像冷水，澆落在每個人的背上。

他們一齊用憎惡的眼光，瞧住二頭兒。他是那麼沒精打采地蹲在屋角，像一隻鬧病的狗熊。他的破棉襖的鈕子全脫掉了，一團糟地在腰間束了一條髒得辨不出顏色的布汗巾。他的眼睛

已經變得那樣沒有光彩，清醒時也好像在睡覺。

瞧了他那樣兒，他們就有氣。誰也想不透從前怎會推他做頭兒。因為他能打槍？因為他是大個子？或者因為他的年紀比他們都大嗎？不是的。他從前的確有一種服人的魔力，好像吸鐵石，人們一接近他，就給他吸住了。而現在，他那種魔力，已給困難磨蝕了，給失望帶走了。

二頭兒的魔力的消失，當然使這一小队人加快地走上塌台的道路。

可是塌台，那是誰也不願意的事。就是二頭兒，雖然天天在說：『大夠兒散了吧，散了吧！』但是他仍然不能像小西子的話那樣做，就滾他的。

他們不能分散，就好像凍結了的冰塊，天氣那樣的嚴寒，冰塊那有溶解的可能呢？

二

然而，情形仍繼續嚴重下去。他們絕糧了。因為得不到屯裏的農民熱烈的擁護和幫助，即使是乞求，也得不到一塊大餅的。

乞求沒有結果，就有人動蠻起來了。那是從前在舊吉林軍中當過一名下士的董國標，餓火

引起他搶掠的老脾氣。他搶了一個老農婦的糧食。他像餓狗一樣，一搶到一塊菽米大餅，就奔跑起來。而那老農婦一邊追出了院門，一邊叫：

『強盜呀！強盜呀！搶東西的強盜呀！』

給雪壓得靜悄悄的村巷，立即集合了一羣縮手縮頸的農民，帶着驚奇的眼光，他們呢喃着：

『幹嗎？』

『甚麼強盜？』

『我們屯裏出強盜嗎？』

『不，不是別的，就是住在我們屯裏的那一批好傢伙啊！』

『是他們嗎？』

『可不是！我早就說他們都是鬍子呢！』

『鬍子，』『鬍子，』老是『鬍子！』這討厭的『鬍子』已把隊員們的耳朵裝滿了。尤其是

小西子，好像『鬍子』已戳穿了他的心，感到加二的難受。他在人羣裏，苦悶地問：

『誰？誰搶東西？是我們的人嗎？』

回答的只有農民們的輕蔑的微笑，這微笑更傷了他的胸懷。他不禁大叫：

『我們追！追上他，不管是誰，就揍死他！』

像一隻野狼，伏下身子，就追上前去，在他的後面，緊跟着他的同伴：老熊，老李和張大個子，以及其他的隊員。厚厚的雪地印上零亂的足印。農民們的笨動的腳，又把那零亂的足印踩得更零亂，踩得完全模糊了。

『追呀！追呀！追上他呀！』

人羣在發喊着。可是小西子不喊，跑在最前頭，眼睛盯住前面奔跑的人——啊！是董國標啊！

『董國標，董國標！』他大聲地喊着。

董國標回轉身子，站住下。

『是你嗎？小西子！』董國標喘着氣。

『你幹嗎搶東西？』小西子也在喘着氣。

『餓了，老百姓又不供給糧食，幹嗎不搶？』

『那不行！』小西子沉着臉。

「幹嗎不行？」

「老百姓都會說我們是鬍子。」

「就讓他們說吧！」

「這怎麼能！」

「不能又怎樣？」

「拿出來！你搶的東西，馬上拿出來，還給人家！」——這簡直是命令。

「不還又怎樣？」董國標生氣了。

「不還就揍你！」說着就是一拳。這一拳打得太猛，把董國標打跌在地上，他手裏的大餅一撒就撒了好幾尺遠。

人羣都趕到了，團團地圍住他們，好像他們兩人已經變成走江湖的賣藝者。

餓火和憤怒把董國標的眼睛燒得血紅，他想猛撲向小西子去，可是不成，已給老熊老李他們抱住了。

這給小西子有充分的時間，從雪地上拾起那塊石頭般硬的大餅，並且高高地舉起來，喊道：

『是誰的，這是誰的餅？』

『是我的，給我吧！』從人堆裏發出一個羸弱的聲音；接着又看見一隻膽怯地伸出來的乾枯的手；最後才鑽出那個老農婦，怪可憐的樣兒，她的眼睛緊緊地捉住那大餅，好像害怕，又再失掉牠。那大餅，是她從秋天就儲蓄起來，準備過冬的乾糧。給還她大餅的時候，小西子的態度好極了，是那樣的柔順，好像在對待他自己的母親。

『這小子倒正派，是個好人！真好小子！』

農民們這樣稱讚着。隊員們也同樣在稱讚着，可是沒有說出來。

從這以後，農民要是在村巷中碰見小西子，都和他打招呼，有的還站住，並且說：

『小西子，你餓了吧，我請你吃飯去。』

『那怎麼能，我不餓！』小西子客氣地推辭了。

可是農民不像都市人，很少花樣，說請就請，非去不可。

不只是這樣，連隊員們也時常得到糧食。農民們爲了小西子的「正派」的緣故，也同情了他的同伴們，時常有人贈送他們的大餅或高粱米飯。好像小西子的「正派」已經攻陷了農民

們的頑固和保守的根據地。

只有董國標，屯裏的農民仍然把他當「鬍子」。他的背後，總有人指着罵：『這強盜，這壞蛋！』人們的不至於當面羞辱他，也還是爲了小西子的緣故。小西子時常替他討情：

『誰沒有錯呢？錯了能改，也是好人。並且他真餓啊！你們還沒有瞧見他餓得整天流眼水，像漏雨，一滴一滴地，樣兒多可憐啊！他原是大兵，吃慣搶慣的。以後，我擔保，他再不敢搶人家的東西了。』

因此，董國標不但忘記那一拳之恨，而且成爲小西子最好的朋友。他雖糊塗，也知道感戴小西子的好意。

就這樣，這十一個人的小隊，緩緩地接近了屯裏的農民。農民們也有時能把××軍的消息，報告他們。

三

他們所得到的，盡是一些不好的消息。××軍像冬天的餓狼一樣，睜着眼睛，尖着嘴巴，豎起

耳朵，到處在搜尋他們的足跡。從農民的口中，知道有一隊××軍，帶着兩尊大砲，已一步步地接近這個屯里來了。這隊××軍，也許已經嗅到在屯裏的他們的氣味，也許一點也不知道，只是普通的行軍。可是接近着來了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聽到這消息，這十一人的小隊恐慌起來了。在這力量懸殊的情勢下，誰也沒有戰鬥的勇氣。可是不戰，難道就會有生路嗎？他們因為缺少糧食，跑路的能力是減低了，何況在嚴冬，到處都是厚厚的雪，道路更是難走。而××軍有馬隊，怎能逃得過去呢。而且，往那裏逃呢，也許他們已經受包圍住了。要是戰，又完全沒有任何獲勝的希望。

十一個人討論了半天，沒有一點結果。

而二頭兒老是說：『散了吧，散了吧。』

可是，現在不只是小西子一個人聽了生氣，全體隊員都憤怒地喊道：

『散往那兒去呢？散往那兒去呢？』

『兄弟們，現在不是散的時候，』小西子的臉，又漲紅到耳根了。（大概一受了感情的激動，他總是這樣的。）他憤慨地說，『現在是要死，大夠兒死在一起！』

『這話對！』

全體隊員堅決的聲音，壓倒了二頭兒，他索性又再蹲到屋角去。而小西子提高了聲音，好像在演說：

『可是，弟兄們，我們要死，也不可忘記我們的宗旨；我們要死，非打死了幾個×人不可！』

『對！我們要打死××人呀！』

『可是，我們還要瞧情形，好躲就躲，不能躲，我們就只有打！』

這是小西子的結論，是個正確的結論。因為他比別人更能保持着他的鬥爭情緒，所以會有這出奇的好意見。這意見，誰也沒有反對。

但是躲，可不容易啊！要是屯里的農民肯幫忙，躲開××軍的視線，倒是好辦的事。農民的家，就是最好藏躲的地方，只要一家躲一人，就能避去臨時的危險。××軍的眼睛，是容易蒙蔽的。可是這辦法，農民們不答應，怕受連累。

怕受累，這並不是主要的原因，最主要的是，屯裏的農民和他們還有隔膜，還不能完全了解他們，不能把他們當成自家的兄弟一般看待。隊員們都感到這一點，小西子尤其知道，而且他正

在想一個打破這隔膜的有效方法。他在那一趟的搶掠事件中，已相當把握到這屯裏的農民的脾氣了。他想：只要有一個機會，只要有一個機會，這隔膜是不難打破的。而機會終於到來了。

在一個大雪的夜裏，他們得到了消息：××軍有兩大車的軍用品，在離屯十幾里地的山路間迷失了道路，護車的只有一排人，他們想守護到天亮，才去尋找道路。

小西子認爲是個好機會，他馬上找齊了隊員，說：

『兄弟們，我們馬上搶大車去！』

『搶大車？你不是說不該搶人家的東西嗎？』董國標懷疑地問。

『不！這是不同的，這是敵人的東西——你多笨啊！』

隊員們都笑起來了。

『而且，』小西子又紅着兩頰了，他繼續着，『我們去打死幾個××人，至少也可證明我們不是鬍子！』

他好像一天到晚總忘不了洗清這「鬍子」的惡名。他認爲惡名一洗清，農民就會和他們

一致起來了。可是別的隊員沒有知道得這樣清楚，他們只聽到打××人，就一體同意。

董國標第一個拿起他的長槍，好像一提到搶東西，他總是精神百倍的。其他的隊員也活潑地拿起他們的武器，武器一到手，好像大狗兒都有了主意，齊聲地說：

『走！我們走！』

於是魚貫地走出屋外，他們消失在大雪紛飛的夜裏。

只有二頭兒，苦悶地蹲在屋角，一動也不動。他現在是甚麼事情也不出主意，甚麼行動也不參加，自然，反對的勇氣更是沒有的。自從他的魔力消失之後，他那洗刷未淨的腐敗的泥土氣質，又在他的體內復活起來了。他現在老是在夢想他的黃瓜園，他的香瓜地，那是多青蒼，多可愛的啊……

小西子斜睨了他一眼，沒有辦法似地搖了搖頭，也跨出門去。

四

門外是好大的雪啊！白的雪花把黑夜染成淡灰色了。夜是迷茫而且寒冷。在雪夜中走路，好

像在駕雲；足下是軟軟的，眼前是朦朧的，真不好受！

滿地的雪花，漫天的雪花。雪花無情地打在小西子破舊的皮帽上，補綴的棉襖上，也打在沒有手套的握着槍的手上，紅紫的頰上。要不是寒冷，他會以為他是錯跑進紗廠的鬆花間呢。他在「事變」以前，嘗在鬆花間當過小工。那時，因為在屯里過不得活，所以到城市去。可是不夠半年，而××人來了，紗廠停工，於是他一發狠，就變成一個游擊隊員——其實，也再沒有別的路給他走了。他年青，又經過一年的戰爭生活，倒把他的身體磨練得那末壯，已是一個壯大康強的一好小子。」又因為他呼吸過城市和工廠的空氣，土頭土腦的味兒也少些，在農民游擊隊中，也好像比較別人高明一些；雖然他並沒有受過教育，即使有點聰明，也是非常直覺的。但是說到軍事學識，他可就不及當過下士的董國標了。

「是小西子嗎？」隔着雪，傳來一個給凍結了的空氣悶住的聲音。

「你是董國標？」小西子加快足步追上去：「他們呢？」

「就在前面，我告訴他們在山脚等着。」董國標又加道：「我緩緩地走，在等你。可是二頭兒呢，他不來嗎？」

『他不來，我也不強他。瞧他那樣兒，來了也只會壞了我們的事。』小西子慘笑着，又說：『將來有一天老百姓會擁護我們，那時候也許他會變好吧。』

董國標也笑了笑，誰也分不清他是笑二頭兒的消沉，或是笑小西子的希望太天真。他只說：『那末，我們的事怎樣動手呢？』

『我想，我想我們只好一齊包圍上去。』

『一齊包圍？不能吧？』董國標展現他的軍事才能了。『一齊包圍是不行的，我們只有十人呢。』

『我們的人真的太少了！』小西子惋惜着。

『也不見得，只要我們有計策。』

『有計策嗎？』

『我說，我們用疑兵，把少變多。這雪夜正是個好機會。』

『唔？』

『我們應該分散，』董國標計劃着，『分散，分二人到對面林子去放槍，只嚇他們。剩下來的，

散兵線地包圍着前進，可是留下北面山路饒他們逃，等他們走到山裏，迷了路，我們才緩緩地擊斃他們……」

『真是多好的戰略啊！』小西子由衷地贊許着。『瞧不出你這「鬍子」倒有這本事！』

『得啦，你也來和我開玩笑嗎？』

董國標這樣說。於是他們倆都大笑起來。

夜雪的村莊中，傳來兩聲狗吠聲，和笑聲一同打破了那寒冷的原野的靜寂。

隔着雪，望見山麓的隊員們，好像獸在冰湖畔的企鵝，笨拙地在蠕動，伸長頸子在窺望着。他們在等小西子，好像一切的行動，都要靠他來指示；在無形中，小西子已是他們的頭兒了。

當小西子走近前來的時候，隊員們把他圍住了，爭問他怎樣去搶大車。

小西子介紹了董國標的意見。

『這個意見真不壞啊！』是隊員之一的聲音。

『董國標，這是你想出來的？真不錯啊！』又是另一隊員的驚讚。

全隊的人都用驚異的眼光瞧住董國標，使他也有一點難為情起來了。他好像青年學生向女

同學求愛時一般的腴腴，問道：

『不行嗎？』

『當然行！』回答的可不是娘兒們的腔調，而是集體的有力的肯定。

於是小西子發命令了：

『董國標和張大個子，他們兩人馬上去，埋伏在對面的樹林裏，聽見信號就不停地放槍，可是不許站在一道，要來回地走動，使敵人疑惑林裏有大隊的埋伏——信號是：三下朝天的連珠槍聲。記好，馬上走！』

誰也沒有駁回小西子的話，好像他真的是一個司令官。於是董國標和張大個子消失在夜雪裏。而其餘的人，由小西子率領，散兵線地在厚厚的雪地裏爬行着，好像沙糖堆上的螞蟻，終於沒入在白茫茫的原野之中。

五

第二天的早晨，雪晴了，太陽好像害羞似地只露出了半面，可是柔和的紅光已投射到山頭，

林表也投射在廣漠的原野上。積雪的原野，遠遠地瞧去，好像鍍了一層美麗的霞采，晴雪的早晨比昨夜還要寒冷；可是誰也不覺得。因為他們的血，都已沸騰在勝利的快樂中了。

他們已獲得了二大車的軍用品。大車在向屯裏來的路上緩緩地駛着，顛簸着，在後面劃了幾許亂七八遭的軌跡，這樣的軌跡，正說明駕車者的技術欠高明。

在晨曦中，在大車的四邊，圍繞着隊員們，在笑着，叫着，罵着。

「小西子，吃勁啊！怎能讓牠不聽話！」

「怎麼的？董國標？牠不肯走嗎？」

「這畜牲，不打不行！」

老李用槍桿碰一碰大車身，好像在對付他的毛驢兒。

但是駕車的小西子和董國標，不管隊員的吵鬧，用全部精神在駕駛，好像在和發動機作鬥爭，耳朵也漲紅了，眼睛也快睜裂了，滿頭大汗，滿身勁兒在掙扎着——機器，到底比牛馬還要野得多啊！

然而，他們是勝利了。他們打死了十個以上的護車的××兵，而其他的嚇跑了，他們每個人

的肩上或手上，都加多了一枝嶄新的步槍，腰間也增加了一個精製的子彈袋，而最使他們每個人得意的，還是腳上穿了剛從死者的足下脫出來的皮鞋，那是非常經穿的發光的黑皮鞋！

『××人真不錯啊！他們送給我們這末好的禮物！』

原野充滿了勝利的聲音。而這勝利，好像自己長了翅膀，立刻飛到屯裏去，飛到每個農家去。於是在簷前，在窗下，娘兒們像春天的燕子一般，饒舌起來了。他們呢喃着，傳說着，而且夾雜着許多羨慕的驚嘆的語氣。

『噯呀！聽說有兩大車啊！兩大車的絲襪子，絲手帕，還有花洋布呀！』

『真是！那是屯裏有錢也買不到的！』

『怎會有，「關裏」也怕沒有呢，都是東京貨呀！』

『有是有的，可是，可是……』

『不是城裏來的東西呀，屯裏那兒有呢，老姐姐，你這話不對！』

『我說，聽說還有值錢的金戒指！』

連金戒指也給風傳出來了！這風傳真的越來越動聽，連男人們的心也給打動了。

整個屯裏的男女們，好像趕廟會似的，都忙着跑到村前，遠遠地歡迎着那被認為十分珍貴的大車。

裝得滿滿的大車，輪子半沒在雪地裏，發抖着，叫喊着，噴着白氣，不願意似地爬行着，笨得好像豬。

於是農民們大笑起來了。

大車停止了，這並非已經駛到了應該停止的地方，而是給農民們緊緊地圍住，再不能前進。小西子從車前的坐位上站起來，在揩臉上的汗水，同時，他已聽到千百種問話的聲音。

『小西子，是從那兒搬來的？』

『裏面是裝些甚麼東西，小西子？』

『這，這是給誰的？』

『小西子，裏頭有花洋布嗎？』

『還有金戒指，是嗎？小西子？』

四周盡是叫問小西子的聲音，可是小西子一句也沒有辦法回答的，因為他也還沒有詳細

地知道車裏究竟是些甚麼。得不到回答，於是有人動起手來了。

『別動啊！這都是炸彈！』小西子微笑地大聲恫嚇着，『都是炸彈啊！』

不是炸彈，大車上一包包的都是軍用的襯衫，襪子，皮帶，還有大量的乾糧。不但沒有炸彈，連一粒子彈都沒有的。

在隊員們動手搬下東西的時候，小西子已經充份地感到圍觀的人們的貪饞的眼光，而且還聽見：

『這是多干淨的衣服啊！』

『這是多結實的襪子啊！』

『要是能得到一……』——可是難爲情地中止了。

這一切渴慕的低語，都清楚地印在小西子的心田裏。他想，這是最好的機會，這是個表明反×游擊隊的真精神最好的時機。於是他召齊了隊員們，提出他的意見：

『兄弟們，我以爲，我們搶來的東西，應該分一些給老百姓。』

可是張大個子第一個不贊成：『這不行！我們辛苦了一夜，我的手都給槍筒燙壞了，而他們，

舒舒服服睡在家裏。」

「而且，而且，」董國標也說了，「他們總是罵我們是鬍子，是壞蛋！」他仍然沒有忘記他的被辱。

「董國標，我們不應該這樣說，」小西子沉着臉。「就是因為他們不信我們，才分給他們；分給他們，才可以證明我們不是壞蛋！」

十個隊員集合在一起，開頭低聲地爭論着，後來，連頸子上的血管也澎漲起來了，而終於同意了小西子。於是小西子跳上車去，宣布道：

「同胞們，兄弟們，我們得到的東西，都不算我們自己的，我們要分給大家呀！可是，糧食，我們應該留給我們自己。」

「不要糧食！我們要襪子！我們要襯衫！」是羣衆喜樂的喊聲。

「好的，好的！那末，那末……」

小西子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人羣大亂起來了，大家爭着拿東西。

「一人只拿一件！」小西子站在大車上叫着，「一人只拿一件，要不，就會不夠的！」

可是誰來聽這話呢。而且人羣的雜亂的叫聲，已把小西子的話淹沒了。叫罵聲，被踐踏的呼痛聲，小孩被碰倒的大哭聲，娘兒們的尖銳的叫喚聲，詛咒聲——總之，鬧得一塌糊塗！

隊員們都站在大車上，瞧得大笑起來了。

『這不行！老太太和小孩會給軋死的！同胞們，兄弟們！緩着，緩着拿呀！』
可是沒有人來聽小西子的大道理。

『停一停！真的會擠死人啦！』小西子的喉頭幾乎叫破了，仍然沒有效果。他一急，就朝天放了一下槍。槍聲把隊員們嚇了一跳，本能地拿起自己的槍來，而羣衆也突然地呆住了。

『同胞們！兄弟們，這不行！還是我們分給你們吧，一人一件，你們自己不許動手。像這樣會鬧出人命官司的。』也不徵求人們的同意，小西子就向隊員們叫道：『兄弟們，下去，保住東西，不讓他們亂拿。你們給，一人一件。馬上，下去！』

這樣，事情才能順利地進行。

小西子站在大車上，瞧着農民們得到了戰利品時的喜樂的面孔，道謝的聲音，自己也快樂

得挺直腰，仰起頭，把長槍倚在胸前，交叉着兩手，迷着眼睛在微笑。在朝陽影下，他的紅紅的兩頰，放射出得意忘懷的光輝；再配上一片白茫茫的雪的原野，積雪的遠山，像開遍了繁花的雪的樹林，作他的背景，簡直是抗×武裝隊裏的一個青年英雄的特寫的畫面！

『你們快瞧！瞧瞧小西子的樣兒！』董國標一面忙着遞給一個老太太的襪子，一面低聲地對他的同伴們說。

隊員們瞧着小西子，不約而同地笑了。

六

就在這一天的下午，屯裏的孩子們突然噪起來了：

『瞧飛艇啊！瞧飛艇啊！』

接着，在屋裏也可以聽到飛艇行駛的轟轟聲。於是，在寒冷而淨洗的天空中，出現兩架飛機，在淡黃的陽光裏翱翔着，打轉着，閃着銀光；而且飛得那末低，差不多要撞着帶雪的樹梢。

雖然自從「事變」以來，滿洲的天空已成爲××軍的飛機世界，但是這個屯，可難得瞧見

一二趟，所以一有飛機，無論屯裏的男女老幼，都分成一小堆一小堆地集合着瞧，帶着驚異的眼光。而小孩們，却大聲地唱：

『飛艇兒，

飛飛飛！

你要到那兒？

我們這裏，

可沒小鷄兒……』

於是給爹娘們的怒聲叱住了——天真的村童們，還以為飛機像老鷹，要的是雛鷄兒啊！

『那是偵察機，××軍也許要來轟炸我們了！』二頭兒擔憂地說。

『只是偵察吧？』董國標也有點煩惱了。

『偵察也好，轟炸也好，我們總不能等着死。』小西子說。

『可不是，』董國標同意着。『還是躲一躲吧，像我們現在的情形，只好躲一躲再說。』

『一點準備都沒有，躲一躲，也好，可以保一保力量。現在老百姓不會不給我們住的。』小西

子慢吞吞地說，好像陷入沉思之中。

『這只是你個人啊！』一提到和老百姓打交道董國標就有點着急。『說到我們，不見得肯答應。』

『不會的，他們都知道我們是好人！』

『好人，也只有你啊！』

『不會的，難道這幾天還有人嘲罵你嗎！』

『沒有啊！』

『那你又何必多心？老百姓現在是相信我們的。』

於是董國標笑了。

只有二頭兒，他不願意住到老百姓的家去。他認為老百姓要是好的，早就參加游擊戰，而且不應對他們為民族生存而戰的戰士冷淡的。他不信任老百姓，一定要死守着。他說，這是最後的「營盤」，他誓不離開牠。他將永遠守住這個在屯的東頭，前無鄰後無舍的老屋。這屋，是他們剛下屯來時，湊合住下的無人的破屋。這不是他有意鬧脾氣，他本能地認為這躲的方法，太丟

臉，一點也沒有英雄氣概。他從開始戰爭以來，沒有瞧見過這無恥的行爲：害怕××軍！而且，還沒有知道敵方的情形，就定下這辱沒游擊精神的行動；他無論如何不願和隊員們一同躲進。他以為，既不應該討好於老百姓，更不應該躲避××軍。

「我只懂得，有一個打一個，像現在的辦法，我真瞧不過去！」他發惱着。

「可是，可是……」

「可是，可是我怕死啊！要是怕死，何必來呢？」他不願意聽小西子的解說，同時，他也忘記了從前他是主張「散」最力的一個。

「可是，二頭兒，我們不該吹牛……」

「我們不該，我們不該躲！你懂得沒有？你老說有辦法，原來你的辦法就是這樣，躲算了吧，你們怕死的就躲吧，別嘍嘍了！橫直我的話現在是不值錢了！」

「誰說的對就跟誰做，何必……」

「別說了，好不好？我可不走！」

不走，也只好讓他。

於是小西子他們十個，各自分散地住到農民的家裏去。農民們都用笑臉迎接着他們，連董國標也領受了許多殷勤的臉孔，這使他更相信小西子的說話。老太太們一碰見隊員們，還會問：

『大哥，甚麼時候才會把這批鬼子趕跑呢？』

甚麼時候呢，董國標不能說，只回答她們一個傻笑。

可是小西子，他的回答就不同了。

『想是那末想，』他說，『可是還難說那一天，我相信總有一天給我們趕走的。』

『這可不容易啊！』

『當然不容易，可是也不難。』

『鬼子有飛機有大炮！』

『我們也有，可是不多，可是我們人可多，頂不行頂不行，就是十人打一個，也可以對付得了。』

『真是！我們那一天不想對付，也和你們一樣啊！』

『真的！』小西子的眼睛發光了，好像發見了寶藏。

『那有假！我們的田都給荒了，糧食也賣不掉，幹活也沒有活幹，老是這樣的，怎樣過日子？』

小西子點點頭，深深地了解這屯的農民們，也有他們一樣的心。可是他不敢馬上請人家加入隊伍，怕人家不答應，反弄出了毛病。但是他換了另一種方式，到處說着團結多人，就有力量。

就有力量嗎？小西子有時自問着，也許人少也不壞吧，他們不是十個人戰勝過××軍的護車隊嗎？可是，不是，他想總是人多的好。隊伍有了發展，不是更好的事嗎？於是他堅信地說：『人多就有力量！』

七

夜裏，小西子宿在一個快樂的家庭裏，這一家，有老太太，有媳婦兒，有兒子，有孫子。這是個繁榮的家庭。在大糧戶，村長一類人禁不住嚇，已到外方逃難的這時候，不能不說這是美好的家庭。這家庭的老太太，用她的愛兒子惜孫子的餘情，來款待這位年輕的生客。

『你年紀輕輕的，就離鄉別井，在外頭吃苦，真是太：太：我不好說，真是太：』於是她用慈悲的眼光望着小西子。『甚麼，你的家都給燬了？沒有家？那多可憐啊！好吧，你就待在這兒，我們願意的。可不是嗎，都願意的。人家都說你是好人，好的……是的，年紀這末輕，怎會壞呢……』

於是她吩咐媳婦兒，今晚特爲客人下鍋燒飯，雖說只是高粱米飯，可是熱騰騰的，而且還有香油皮，有大葱，飯後又送來烟蓬蓬的手巾，送來熱開水，十分客氣，這使小西子非常感激，漲得兩頰通紅了。

老太太的「老頭兒」在「東線」上幹活，不常來家；而兒子，本是在綏芬河開小店，因爲事變後沒有生意，停了，待在家裏。兒子是用小店東待客的方式來招待小西子的，他老是說：「大家都是中國人，大家都是中國人，何必客氣？」可是他自己倒非常客氣地把小西子服侍上炕，而且不斷地問：「炕不熱了吧？被窩太薄了吧？不冷麼……？」

「行，都行，太好了！真感謝！」小西子幾乎來不及回答。

「說那話！大家都是中國人，何必客氣，大家都是……」說着他自睡覺去了。

可是小西子不能馬上睡，因爲被窩太暖和了。那末暖和，使他在思想着一個暖和的家。真的，他需要一個家，他應該娶媳婦，他要安樂地過活着。這游擊生活，太苦了，不能安定地吃，不能安定地睡，鎮日只和原野的風，原野的雪作鬪爭；只在烈日暴雨之中，飛機大炮之下討生活——真是太苦了……

他想着，想着，就睡不得覺。屋外，寒風在呼嘯，雪片在低吟。可是他在炕上，翻來覆去，覺得滾熱。他忽又想到在紗廠幹活的時候，有個女同伴，叫張秀英，對他很好，他每天總找機會和她搭訕着。有時，還在那工廠後邊的柳樹下，閒談着，等着調班。雖然沒有甚麼好說，可是覺得有味。要是，他媽的××人不來，不會失業，也許可能娶她，看她那樣子，是會願意的。可是，可是，「事變」了，甚麼都變了，誰知道她往那兒去，也許給……

最後，他不能不詛咒那造成「事變」的罪人，於是他在被窩里，緊捉着拳頭，狠狠地說：『只有打！全打死他們！』

這末一來，他又關心起他們的隊伍了，他們將怎樣保全力量，又將怎樣發展呢？還有，還有二頭兒，他爲甚麼要和我鬧意見呢？……

第二天，××軍並沒有來。而天氣倒是一個美麗的寒冷的晴天。近日來的天氣倒怪，夜裏下雪，白天放晴，一早，太陽就露臉了。

二頭兒坐在他的「營盤」的門口晒太陽，還是病老熊的樣兒。聽到過路人的踏雪聲，眼睛就張開一下。

隊員們倒像鴿子，總是忘不了老巢似的，一早就有好幾個人集合在破屋的門口，也和二頭兒一樣地在晒太陽，而且低聲地在議論着誰家的媳婦兒漂亮。

因為昨夜的失眠，小西子起得遲一些，可是在老太太的殷勤招待中吃了早飯，也習慣地踱到這破屋來了。他一到來，隊員們的低語就停止，互相自語着，好像說：他來了，不許說這無聊話！

二頭兒又張開他的朦朧的眼睛，瞧一瞧小西子，說：

「呀！你也來了？幹嗎來？你瞧，我還是沒有事，沒有死！」

「也不見得活吧？」小西子有點氣。

「好，就算我不死不活吧，可是我不怕死。怕死，那多臊！哈哈！」——又是他那冷酷的笑聲。

小西子難以忍受地走開去。老李和老熊跟在他的後面。

「小西子？你爲甚麼怕他？」老李問。

「我怎麼怕他呢？像他那樣，和他爭也爭不出道理來的。」

「要是我，先揍他幾下再說！」老熊說。

「打了又怎樣呢？他能好嗎？他專和我賭氣。我要是和他翻臉，可不給人家笑話了嗎？」

『誰笑你？』

『全村的人，都會笑我們自夥兒不和。』

『甚麼不和，他是和你吃醋！』老李認真地說。

『吃甚麼醋呢？又沒有娘兒們？』

『他瞧你做事，太像個頭兒，他過不去。』

『我又沒想當頭兒，誰爭他的？』

『那是他自己不好，他說的話叫人老不服氣。』老熊說。

『可不是，我們做事，是爲大家，要是誤會我和他爭頭兒，倒可笑！』小西子有點煩惱，第一次

感到做人不容易。

那是誰的錯呢？他自想着。

『像這樣，一點次序也沒有，我們的隊伍快會滅亡了，用不着××軍來打我們的。』老李說。

『可不是，小西子，我們打倒他，不給他做頭兒？』老熊簡直在煽動小西子了。

『別提打倒罷！打倒只用到敵人身上，我們自己人用不着！』小西子沉着臉，認真地，而且兩

頰又通紅起來了。

八

××軍還是沒來。可是二頭兒的性情變得可怪了。他不像以前一樣的不管事，躲在屋角裏。他老是發牢騷，有時甚至於在誇耀從前當鬍子頭時的英勇行爲，怎樣地一個人一根槍可以戰勝一大隊的官兵，怎樣地在黑夜裏偷竄過敵人的二道防線，而且防線上的哨兵都給斃掉。每天他坐在他的「營盤」門口，一面晒太陽，一面嘩啦嘩啦地噪着，好像市場上的說書者：

「……子彈從頭上飛來，我就把頭一低，沒有打中我，那末我就放槍，對準官兵的半腰放，他一低下去，啪，正打個中，打中他的頭……」

他指手畫腳，神氣十足。上午，孩子們和幾個屯裏的空閒得無聊的老頭兒，給聽住了，用他們的左手，摩挲着稀疏的鬍子，點點頭，有的微笑着。這使二頭兒更興奮，越發打起精神，連他的終日瞌睡的眼睛也醒了大半。而到了下午，人們越聚越多，在二頭兒面前的雪地上，畫成一個弧形。漸漸地亦有老娘們參加着，而小孩們不用說更是高興。隊員們亦有幾個站着瞧熱鬧。

『二頭兒，旁的別說，就說和官兵打仗吧！說官兵打仗吧，二頭兒！』小孩們嚷着。

於是二頭兒又在誇耀他打槍的本事了：

『……子彈從頭上飛來，我就把頭一低，沒有打中我，那末我就放槍，對準官兵的半腰放，他一低下去，啪，正打個中，打中他的頭……』

於是老頭兒用他們的左手，摩挲着稀疏的鬍子，有的點點頭，有的微笑着。間或雜着小孩們的嘩聲。——這情景，好像完全是太平景象。

可是這景象，苦惱了小西子。還有董國標，老熊他們，也覺氣憤。

『完了，我們完了！』小西子感到非常痛苦。他走進人羣去，穿過那人身的弧形，走到二頭兒

旁邊：

『二頭兒！』小西子鄭重地說，『你可是瘋了？』

『我不瘋，倒是你瘋了，連我說話也不行嗎？』二頭兒又冷嘲道：『還是快躲吧，××軍快來了！』

小西子還不及回答，老熊衝上前來捉住二頭兒，就是一拳。沒有打中，給小西子阻住了。

『告訴你，要是再胡鬧，要你的命。』老熊氣憤地大聲說。

『我要你馬上住口！』董國標走上來，也是怒衝衝的。

『這可不行！你們幾個人打他一個子！我們也覺得不平呢！』人羣裏有一個老頭兒，顫着聲音說。

小西子向人羣睥了一眼，痛苦得幾乎流眼淚。可是沒有辦法，他真想不管一切，飄然而去。但是，不行，他的內心好像有一種力量迫住他，叫他一定要負責解決這難題。而這難題的解決，可有點超過他的能力。他不能理解，這是一種傾向的鬥爭，他只想和平地了事。然而，和平的辦法呢？

在表面看來，這不過是個人的行動，沒有理由壓制二頭兒的，但是這行動，影響整個的工作多大啊！那可能分裂他們的團結，那可能失掉羣衆的信仰，那會使整個屯的老百姓，忘記了敵人，忘記了在最近期間內，就會到來的××軍。而且，在這屯裏，游擊隊的信仰，剛剛能夠建立來，還未能談到組織工作，而且，而且快要來臨的敵人，他們的力量比較還要大好幾倍呢！

但是，辦法呢？辦法只有二條：一條是讓二頭兒的自由發展；另一條是勸阻甚至於強迫他停止無意識的行爲。

小西子是贊成勸阻的辦法的。可是二頭兒能勸導得好嗎？……

看，二頭兒又在那兒拍手畫腳地誇耀着：『……對準他的腰，啪，正打個中，——打中他的頭……』他把自己的拳頭碰着他的前額，很笨地裝着倒下去，不提防腳底下的雪滑，嘩喇一聲，真的滑倒在地上。於是人羣嘩笑起來，小孩尖着聲音叫好。

小西子也覺好笑。他覺得二頭兒可憐又可氣。他料定二頭兒的精神一定很苦悶，要是不，不會這樣失了常態的。那末，爲甚麼會失常呢？他不能理解了，——其實，即使是了解了原因，也不一定能夠馬上說服二頭兒的，因爲這情形，並不是短期間內所形成的，只好緩緩地轉變，只有在鬥爭的洪爐中緩緩地煅煉，才能把過去緊緊地黏在心的深處的魔鬼肅清的。

可是小西子未能理解，所以他感到痛苦，傷心。爲甚麼好好的一個人，會變得這樣呢？一傷感，更沒有能力來解決目前的紛擾了。

可是，董國標和老熊，可不顧慮一切，把倒在地上的二頭兒，一拖就拖到破屋裏，解開二頭兒腰間的圍巾，把他的手都紮住，說：『你還扯雞拔蛋不？』

『好！你們這樣對待我！我是強盜嗎？我是敵人嗎？你們這樣對待我？』沒人理他，於是他號叫

起來了：『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』

『不許叫！』董國標大聲地威嚇他。

『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』

『告訴你不聽，還叫，媽媽的，』說着老熊就是一拳，結實地打在二頭兒的背上。
二頭兒不叫，可低聲地哭起來了。

『怎麼哭啦！哈哈！』董國標由衷地笑出來了。

在笑聲中，衝進小西子，他驚異地問：『幹嗎？』

『你瞧，你瞧，他可哭了！哈哈！』董國標還是笑。

二頭兒蹲在地上，哀求着：

『小西子，你是好人，他們都聽你的話，叫他們放了我罷！』

『你爲甚麼胡鬧呢，可不掉我們的臉？』小西子問。

『沒有，我整天沒有事，悶煞我。我說話，只是解悶兒，並沒有掉誰的臉。』

『這還不掉臉嗎？人家不說你有神經病，倒以爲是真的，這可給人們不好的影響。』

「影響，我還能影響人家嗎？」

「影響有好壞，你是在影響人家走向壞的道路。」

「我並沒有啊！我叫人家不打××人嗎？沒有啊，可冤枉啦！」

「你沒有叫，可是比叫的更壞，懂嗎？」小西子倒有耐性。

「不懂。」

「你是頭兒，頭兒不幹點正經，儘在扯雞拔蛋，怎麼能叫人起來打××人呢？」

「那末，要我怎麼樣？」

「你應打起精神起來努力，幹點事。」

「我覺得沒有事可幹，甚麼事都沒有意義。」

「那末打××人可有意義？」

「有意義，可是我們沒有力量。」

「那就糟啦，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力量！」

「我們的力量在那兒呢？沒有啊！」

「我們不去和老百姓一道，不去叫他們和我們一同起來打××人，儘在那兒像你那樣扯雞拔蛋，那來的力量呢？」

「好！那末，我就不響了，」二頭兒急想鬆他的束縛，直接了當地說。

「真不響了嗎？」

「真不響！」

「要是響呢？」

「斃了我！」

「那末，我解開你。可是你不能忘記我們的約定！」

「好的！」

那末，二頭兒被鬆了縛，從地上爬起來，眼裏還掛着殘淚。

九

二頭兒不得不沉默着。可是他感到一種難堪的寂寞。寂寞好像毛蟲，咬着他的內心，那使他

坐臥不安。他覺得屋裏的四周都有一種瞧不見的力量來壓迫他，恐嚇他。瞧！那從沒有燒火的土灶，正像一座古墳，中間張開一個大圓口，好像要來吞吃了他；那根躺在牆角的步槍，好像一根可怕的魔棍，閃着黯黑的幽光，在緩緩地爬起來，好像要來鞭撻他了！

他不能忍受。他跑出來坐在門口。可是立即就有一羣小孩來圍住他，要他說打槍的故事，嚷着，噪着，見他默默地坐在那兒，就推他：

『你沒有聾吧，不聽見嗎？怎麼不響？』

他不響，他有約言，不遵守便會給斃了。小西子那小子，說得到就做得，不能開玩笑的。於是他不響。

可是小孩儘噪，儘推，使他不能安靜。他忍不住了，大聲地號叫：

『滾！滾開去！』

小孩們給嚇跑了，站得遠遠地，向他揮拳頭。

『倒霉！』他自說着，又往屋裏去。可是屋裏多可怕呀！那土灶，那步槍，又在煩惱他了。

他又從屋裏走出來，望一望門前的景物。景物給雪蓋住，只見無垠的一片白色，單調而又渺

茫，望不見稻田，也沒有他夢裏的瓜園。他爲要避免小孩們的麻煩，無目的地走着。小孩們遠遠地跟在後面。

他碰見屯裏的住民，他們就笑着問：

『二頭兒，你怎麼就哭了？』

要是碰見老熊或董國標，他們就狠狠地啐了一聲。那是在唾棄他，他知道，但是他沒有犯了天條大惡啊！

他的心非常痛苦，可是找不到訴苦的人。人們和他談話，都是客氣的敷衍，沒有真心，那又何必說出他的痛苦給人家做嘲弄他的資料呢？

他沉默着，可是沉默咬着他的心。他覺得，他不能忍受下去。

最後，他下決心去找小西子，向他要辦法。他在一個農民的家裏找到他。也不管小西子正在和人說話，一把捉住了：

『小西子，救救我吧！』他哀求着。

『甚麼？』小西子倒吃了一驚。『啊，二頭兒，幹嗎？又有人打你嗎？』

『不！不！沒有，可是，可是……噯！』他沉重地嘆息着，好像這一嘆息，就說出了他的心中無限的痛苦。

『倒底有甚麼事？』

『我，我住不了，那屋，那屋甚麼都可惡，都欺壓我！我真的住不了！』

又是傻話！小西子搖搖頭。

『那你就住到老百姓的家裏吧！』小西子又加道：『要是你沒有認識的，我替你介紹一家。』

『不，不是那意思，我說，任何的家，我都不能住。真的，這個世界，整個的，我都不能住，我太孤單了！』

正在和小西子談話的兩個青年農民張開驚異的眼光，問：『甚麼會事？』

『誰知道他？』小西子蹙一蹙眉頭。他轉向二頭兒：『你到底要我怎麼樣？』

『求你，求你教我活下去的辦法。』

『你現在不是活着嗎？』

『不，我活，可是太苦了！』

『誰不是一樣的苦？』

『不，你們有說有笑，像生活；可是我，沒有，週圍都沒有同情我的人，連東西都在嘲弄我。』
頭兒痛苦地叫着。

『這是你不好，從前誰都聽你的話，可是，你現在盡是扯雞拔蛋，誰都不愛聽了，這是你自己不好。』

『還不是一樣，我還是我，只是感到太孤獨了。』

『算了，算了，別來纏我，我正忙呢。』說着，小西子轉去向着青年農民，繼續他們的談話：『那末，你們說有二十根槍，藏的地方你們知道？』

『知道的，是我們一同掘地藏好的，』青年農民說。『我們也有人，都願意打××。』

『怎樣？有人在那裏？』小西子高興極了。

『這屯裏啊！我們早就約好，要去，就大夥兒一道去，都一條心，那是在「事變」時就有了這個心的。』

小西子的發光的眼睛燃燒着，說：『那你們怎麼不早說？』

他們笑了笑，一齊道：『這那能隨便說呢？多險啊！』

『沒有危險的。難道這屯裏還住警察嗎？有×奸嗎？』

『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可說不定。警察，可早躲啦。不過，我們要參加，也要瞧定好的隊伍，要是不好，那不是白送死？』

『那你們瞧定我們是好的隊伍嗎？』小西子笑了。

『是的，你們的隊伍是真正打××人的……』

二頭兒嘆嘆氣，好像要說甚麼，小西子馬上搶着說：『二頭兒，你還是回去，等一等到你那兒去，我和你談談就是。現在，請你回去。』

小西子從沒有這樣溫和地對待他，這使他感激，幾乎淌下眼淚。懶洋洋地跑出屋外，二頭兒踏着雪，跨過院門消逝了。

『二頭兒的樣子多可憐，他是你們隊伍的頭兒？』青年農民問。

『從前是頭兒，現在他不幹了。』小西子解釋着。

『他太不行吧？一點神氣都沒有。』

『是的將來大夥兒合起來；從新舉過，不要他，不成問題的。』

『對了，頭兒要能耐一些才好。』

小西子表示同意，點點頭。

十

雖然××軍仍是沒有來，可是屯裏充滿了抗爭的空氣。

薄暮的時候，屯裏來了一隊難民，攜男帶女，風雪滿身，臉孔雖說是中國農民的吃慣苦頭的無表情的臉孔，可是在臉上的皺紋間，可以瞧見忍饑捱凍的餘痕。他們是從×城的近郊逃荒出來的。那城市，已在××軍的礮火下轟成灰燼了，因為那城市的居民的抗爭。可是不抗爭，難民們說，也一樣過不下去，強搶強姦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從未見過這樣蠻的軍隊。

『那是真話，我們的毛丫頭才十四歲，就活活給弄死了。你瞧，他們多蠻啊！』說話者是個中年的娘兒，胸前還抱一個才滿週歲的小孩子。

毛驢的長嘆，小馬的悲鳴，小孩們的啼哭，籠罩住這逃難者的行列。他們沿着村巷走着。在院

落的門口，牆腳下的木樁上，他們坐下來，拆開包袱，尋找乾糧充饑；也有沿門乞討的。驢和馬一停下來，就撒尿扯糞，把村巷錯弄成牧場了……

他們是準備在這屯裏宿夜。

這給屯裏的人們一個很好的榜樣。而且從難民的口中，知道軍隊到處，毫無幸免者，於是全屯的人心沸騰起來了。

同時，小西子和那接洽的青年農民已把槍桿從地下起了出來，祕密結合的一團也已集合起來了。他們好像導火線，而小西子就是火引子。這火，燃着屯裏每個人的心，於是抗爭的空氣，瀰漫了院落，村巷，而佈滿了整個屯子。

這時候，不只小西子，就是董國標，也變成忙人了，因為屯裏的人們到處在找游擊隊員的領導。

『這很好，這很好，又有十二人，成立一隊了嗎？』董國標笑着臉，在和找領導人的農民談話。一瞧見老熊，他就：『老熊，老熊，你怎麼了，儘在瞎跑！這兒的人都忙死了！』

『怎麼我瞎跑呢？』老熊跑過來，說：『你可知道，二頭兒掉了！』

『掉了算了，這時候誰有工夫去管他，而且那末大，又不是小孩，怎會掉呢？』

『這可奇怪，我也看不懂！』老熊接着說，『誰也不知道他到那兒去，槍也不帶，現在給我拿來，』說着，老熊動一動手裏的那根嘗躺在屋角威嚇過二頭兒的步槍，又繼續道：『小孩們說，他一直往屯外跑，向那林子裏走去，直到這時候沒有回來，這可不是掉了？』

『誰說不是，掉和不掉不是一樣嗎？也許掉了他更好吧？』董國標不管老熊還有話說沒有，就和那找領導的人一同走了。

老熊低聲罵了一聲，轉身走向隊伍的辦事處去。辦事處是從前大糧戶的院子的東廂房，已經得了守院子的老頭的同意，才建立起來的。老頭的兒子，就是祕密團結中之一人。

老熊在路上，又碰見了小西子，他也是要到辦事處去的，在辦事處，有好幾個新成立的小隊長在等他。

『小西子，你知道了沒有，二頭兒掉了？』老熊說。

『怎麼，二頭兒掉了？昨天夜裏，我本想去找他，可是分不開身，就沒有去。你知道他爲甚麼掉呢？』小西子走到老熊的對面，站住了。

『誰知道，我也莫名其妙呢。』

『不是掉罷？』

『確是不見了，這是他的槍。』老熊舉一舉起他手裏的長槍。

『唔。你找過他嗎？』

『可沒有細找，不過我敢說，他是走了。』

二頭兒走了！小西子的心有點難過起來了。雖然他從前恨二頭兒，也罵過他，可是總是個同伴；而且小西子第一天加入隊伍，就和他一道，這一年多的共同生活，這一種同伴之情，好像突然地都給翻了起來，使他的心緒有點凌亂。可是，找他去嗎？那不能！小西子自己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幹，是夠忙的。要是放下集體的事情，而去找他，爲的是要安一安自己的私心，那是不行的。於是

他對老熊說：

『我們到辦事處去罷，二頭兒的事情，就讓牠去吧。』

作爲辦事處的那屋，屋裏擠滿了十幾個農民，大都是躍躍有生氣的青年份子，好像抱了必勝的決心，臉上充滿了一種英勇的神氣。他們在等着小西子，等他來集合着成立總隊的事情。他

們已經知道二頭兒的失蹤消息，這時正在議論這件事。當小西子和老熊跨進院門的時候，屋裏傳出一陣喧嘩聲：

「……那末，我們應該推誰做頭兒呢？」

「還用說嗎？」

「你到底想推誰？」

「我嗎，小西子！」

「同意！我們都推小西子！」

「大夠兒都同意！」幾個聲音一齊說。

「我說，我說今天就舉定他！」

「行！」又是好幾個人的聲音。

「行！總隊長。」老熊拍一拍小西子的肩膀，又向他行了一個軍禮。

小西子只說「你別鬧，你別鬧，」激笑着，一大步就跨進屋裏去。

哈爾濱的一夜

這是我到哈爾濱第一天的遭遇。

當我和到車站接我的陳君，突出馬車和汽車的重圍，走上松花江街的時候，夏天的綠色的哈爾濱，在我這新來的外鄉人面前展開來了。

也許是午夢未醒吧，爲甚麼低低的綠蔭，綠蔭叢中的洋房，都是那樣悶沉沉呢？也許是給天空的日本飛機激惱了罷，爲甚麼茂密的樹林中，聽不到一聲鳴蟬，一聲啼鳥呢？

——啊，多麼沈悶的哈爾濱的夏天呀！

我帶着鬱悶的心，跟着陳君走上南崗的斜坡。後面是一層低似一層的綠林，前面是緩緩昇高起去的石頭道。一條條筆直的濃蔭小路，從石頭道兩旁伸出去，伸得遠遠地好像沒有盡頭。路上瞧不見行人，只是矮籬笆的花叢中，有時傳出一陣小孩剛剛睡醒的哭聲。在小樹林裏的長凳上坐着的中國人和老毛子，都板起一付苦臉，怪不合衛生的。

——啊，多麼沈悶的哈爾濱的夏天呀！

我不禁呼了一口氣。

『累了嗎？西八乍市快到啦。西八乍市有地方給你住。』陳君一面走，一面說。

『是誰家？』我湊近陳君的身邊問。

『老李家。』陳君又接下去：『他是北京大學的學生，當過義勇軍，現在住在此地。你就在他家住十天八天罷。』

『他樂意嗎？我可不認得他。』

『沒有關係，我早已告訴他了。他是一個兒住的，很方便。』陳君又加道，『他這人又熱情又爽快，就是愛說話。』

說着，我們已闖進一條狹小的街道，道旁的木板路在腳底下咕嗒咕嗒地響了起來。一位老毛子老太太，坐在她自家門口，睜大眼睛望住我們，望得那樣狠，像在生我們的氣。她門前的木架上，橫七豎八地晾着衣裳、圍腰、被單和白檯布。站在斜對面的另一位毛子太太，在低聲叱着她的狗不要瞎叫。有兩位中國老娘們，站在當街的玻璃窗裏往外窺望，一瞧見我們都是中國人，便別

轉了她們的脖子。從一家地下室湧上幾個毛子小孩，手挽手地站在一堆，瞧着我們，又耳語着，忽然哈哈地大笑，跑散了。——這外國村落似的西八乍市，來了我這外鄉人，一點兒也不能安靜下去啦。

走到七道街，陳君伸手拉開一扇鉗着漆布的大門，門鈴立刻叮璫着，馬上又傳出一陣毛子姑娘的柔和的聲音：「克多？」接着走出一位光臂膀的毛子大姑娘。她一邊走一邊捻起束在胸前的白圍腰，在抹乾她手上的水珠兒。瞧見熟識的陳君，她笑了笑，打起中國話來：

「不在他。」

但是陳君拉我進去，指那第七號的房門，告訴我，老李就住在這一間，又回轉身子，用俄國話介紹我給那毛子姑娘。她活潑地和我握握手，問我懂不懂俄國話，我搖搖頭，而她樂意地笑了。

我留意那屋裏，門對門也有十幾間房子，是寄宿舍的模樣。據陳君說，那毛子姑娘是房東太太的女兒，沒有父親，父親是在歐戰的陣前犧牲了的。

打寄宿舍走出來，陳君因為有要緊事，不能再陪我去逛逛。他告訴我最好到道裏公園消磨過這下午，並且教我怎樣上電車，那裏下車，便分手了。

如果是有福的人，像我這樣獨行踽踽於異鄉的街道上，他一定會弄些甚麼鄉愁旅思；如果是情感熱烈的人，像我這樣飄泊於「滿目異類」的都市中，他也許會痛哭狂歌起來。但是我，因為在中東路四等車的不能好好歇息，只覺得滿身不得勁兒，無精打采地上道裏公園去。公園裏非常熱鬧，有買汽水的露臺，有日本女人的納涼亭；還有電影院，院前的無線電機鬧得震天價響。而我不顧一切地躺在一片僻靜的青草地上，睡了大半天的覺。

等到我乘電車再上西八乍市，已是滿街燈火了。我在車裏，儘在想像老李是怎麼一個人；如果他不招待我，或者不知道我今晚要上他家睡覺這回事，豈不是要在街上作夜遊神了麼？

但是，不，那毛子姑娘一瞧見我，便說，第七號有人，叫我自去敲門。敲了兩下，門開了。背燈站在門口的並不是甚麼老李，而是一位青年女子，這才把我呆住啦！

『找誰？』她問，用機警的眼光上下打量我。

『李，李先生在家嗎？』我客氣地說。

『老李？』她懷疑地反問着。又說：『你是誰？』

『我姓郝，奉天來的，剛才和陳先生來過。』

『啊呀！你就是郝先生嗎？請進來，請進裏面坐罷！』她笑了，露出雪白的牙齒。

這時候，該是我滿腔狐疑的時候了。我狐疑地坐在椅上，狐疑地望住她，狐疑地擦擦自己的手掌。她是誰？是老李的老婆？情人罷？要不，又是甚麼人？我不致走錯了房間罷？

『你認得李先生？』我終於忍不住了。

『怎不認得，天天在一起呢！』我的話好像把她問惱了。『難道你不知道我？』

『不——還沒有請教呢。』

『真不知道？老陳沒提起？我就叫佟桂英。』

『？』我簡直懷疑她和我開頑笑。佟桂英是何等英勇的一個女子，朋友們都稱她是滿洲的馬柳特加的。而對面的她，瘦長的個子，怪柔弱的樣兒，怎能叫我好相信！

『十里堡的事情，你該知道罷？』她瞧見我默默不語，又說下去，『難道真的沒人告訴你？對你，我用不着說假話，是不？老陳知道老李上江北，不能回來，他自己又分不開身子，才叫我上此地等你的。』

我再不能遲疑了。我帶笑地重新站起來和她握手。她那鐵一般有力的手，說明她真是能騎

馬，能打鎗的那個佟桂英。

『桂英，得罪，得罪！』我向她道歉。

『你這人也太細心！要是不知道底細，我還不一脚把你踢出去？你吃飯了不？』她斜着身子坐在牀上，不客氣地說。

聽了我說晚飯還不會吃，她馬上跳起來，一溜煙出去了。留在我眼裏的是一個活潑健康的背影——不錯，是佟桂英。

我默默在回想朋友給我的信，說在××人的殘酷屠殺下，鄉村的女子也反抗起來了。最近十里堡有一位英勇的女子，叫佟桂英，領導着全堡的老百姓，劫了××兵的鎗械，組織義勇軍實行打××。真是滿洲的馬柳特加！記得那信的結語說：『亡國的將軍們聽了這消息，不知道有何種的感想？』但是現在她怎會在哈爾濱？可不是日本人還出賞格捉她的嗎……

桂英回來了，帶來大大的一塊黑麵包，一包乾腸子，二瓶克哇斯。她一齊堆在桌子上。那房裏唯一的桌子本來就小，何況已經擺滿了一桌子的書籍、文具等等；現在再加上她買來的這許多東西，其亂七八糟可想而知了。

『吃呀！今兒請客，買了克哇斯。你喝克哇斯不？』也不等我的回答，她捻了一片黑麵包往口裏送，就是站在桌子旁邊，倚着牆，那麼的大吃特吃起來了。

她一面吃，一面警告我：這房子只許說說笑笑，不要說別的話。因為隔壁住的是一對日本夫婦，據說當家的在洋行辦事。北方話說來比南方人還正確。她疑心他們『不是東西』。她又說：在哈爾濱，每個院子裏，尤其是像這寄宿舍性質的屋裏，常常住下探子。人家不留心說錯了話兒，就有人給你記住的。有時候，中國人時常給抄了家，或是逮了去，本人還不知犯的是甚麼罪。哈爾濱還算好，××人還想擺擺『文明國』的樣兒。要是在屯裏，簡直像對待臺灣、高麗的亡國奴樣的殘酷。下江那邊，井裏放毒藥，任意鎗殺，強姦，甚或用大礮炸彈，把整個屯子燬成平地，那都是常有事情。她的家就是在礮火中化爲焦土的……

隔壁的日本夫婦回來了，在房裏哼着『大和謠』。那毛子姑娘在誦讀故事給她媽媽聽，聲音就像百轉的黃鶯兒。斜對門的女毛子，據說是暗娼，這時已經拉來了客人，在房裏淫聲蕩語地笑鬧着。

我們默默相對。月光慘白地灑在窗櫺上。窗外的柳樹在夜風中搖曳，低吟。遠遠地傳來一陣

話盒子的俄國民謠，那樣慷慨激昂，令人聯想起獵人日記中的『詞者』。

桂英好像不耐煩似的跳了起來，理一理蓬鬆的亂髮，又坐下去，說：

『這時候我真想騎馬。夜晚騎馬，比白天有味兒。你想想，在滿地是月光的大草原上，腿兒使勁的一挾，馬兒就拚命地飛跑，飛跑，好像飛在半空樣。再一轉身，又跑進黑濛濛的樹林裏。勒住，馬在喘氣，夜貓子在號叫——啊，多樂啊！』她停住，在想像那情境，又忽然說，『郝先生你會騎馬不？』

我搖頭，笑說不會。她自傲地笑了笑：

『我不懂，爲甚麼不會騎馬！』

『爲甚麼一定要會騎馬呢？』

『不會騎馬，好像沒有腿兒，自己吃虧呀。我們屯裏好幾個老娘們都能騎，可惜膽子小，要不然我就多支臂膀。唉，真可惜！』她又慨嘆似地道：『我們關外老百姓，糊裏糊塗地過日子，又糊裏糊塗地亡了國，都是爲了膽子小……』

我按住自己的嘴唇，警告她不要說下去。所以，連我想對她解說問題並不在因爲膽子小的話，也只得咽向肚子裏去。

暫時又靜默着。外面又是譁聲，又是笑語，又是淡白的月色。這一切，好像無情地在嘲笑我們這些被壓迫，被損害的靈魂！

桂英似乎更加煩躁起來，恨恨地說：

『簡直是在監獄裏過活！我們的自由在那裏？我們的生命在……』
還沒有說完，而房門突然開了。走進來的是個十五六歲的中國學生，他低聲而急促地說：

『老修，你們還不快走，老李在江北發生了問題啦！』
這消息，是那樣的突如其來，叫我和桂英都跳起來：

『老李？就是住在這裏的老李？他有了問題？小范，這是那來的信兒？』

『剛才得來的，詳細情形還弄不明白。老陳叫你們馬上離開這房間，老修住的那邊也不能回去。』小范又面對修桂英說：『老陳把新來的老郝交給你，你要代他想法找住處。』

『半夜三更，那有法子！』桂英有些着急。

『誰知道！老陳說一定要你負責！』說着小范便想走，桂英叫住他，而他發急了：『得啦，得啦，我還有事，有話明天再說罷！』

碰地一聲帶上門，他走了。房裏的桂英和我對瞧了一下，都在沈思着。我是人生路不熟，甚麼法子也沒有的；而桂英也像十分爲難。

『這樣晚，過江是萬萬不能，住棧房更別想，朋友家靠不住，有好幾家大概是同樣情形，不能去，那怎辦呢？怎辦呢？』她自語着，又好像在和我商量辦法。終於她站起來，『這樣罷，上馬家溝瞧去。這裏是不好住了。』

我們匆匆地上馬家溝。而馬家溝的幾家人家，不是打不開院子的大門進不去，就是給守門的惡狗趕了出來。結果，給我們失望。

大約已是夜裏一點鐘光景，實在是深夜的時候。我們仍是在街上奔走，找不到宿處。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

依照桂英的意思，只有一法：我們除非扮作一對密會的情人，找塊樹林裏的草地坐坐，捱過這討厭的一夜。據她說，每當夏天，老毛子們時常在花影樹陰裏坐到天明。有些中國人也學上了，所以在哈爾濱，那已是常見的事兒。

『好罷，我們只有這樣，不過你……』我也沒有更好的法子。

『沒有關係，這是必要的時候呀。』

於是，我們勉強放緩了脚步，手挽手地在月光中走着。我們算是「情人」了呀！

夜深的月色真像水般清涼。各處的景物都給月光淨化了。黑巍巍的喇嘛臺，尖頂聳得那樣高，好像直伸到天際；想去挽住那漸漸移向西方的月亮，不讓她無情地離開這夢般的人世。

南崗、秋林洋行門前的一行長凳上，疏疏落落地還點綴着一對對的情侶。路旁的矮籬笆下，縈繞着蜜語和笑聲。軟紅色的窗紗間，有時映出舞興沈酣的迷離的人影。

而我們，緩緩地走着，走着。我的心像壓上一大塊石頭。要是有人走過，我們也熱情似的相偎相倚，像在說甜話兒。走遠了，我們依舊是抑鬱、沈悶，而靜默着。但是，我們可要緊緊的記住，我們要扮得像情人似地在散步才好啊！

末了，我們走進一座小樹林。林中的草地，閃爍着破碎的月影。草際時時浮上微細的蟲聲，又像着驚似的忽然停止了。

『我到底是在田野長大的，聽見蟲聲，就想起了老家。』桂英打破了岑寂，說：『真怪，已經燒光的家，還是忘不了。瞧瞧這樣的情景，我就有氣！』

『那末，你家裏的人呢？』

『我家裏沒有甚麼人，爹早死啦。媽寄在吉林親戚家。還有哥哥，在盤石那邊當義勇軍。月前聽說受了傷，現在不知道是活是死——討厭！別提這些罷！我不愛說家事！那不是我們說的可不？』

她坐下去，不痛快地呼一口氣。在陰影下，我注意到她的眼睛。那眼睛正像兩顆星兒在閃光。突然地，她把眉頭一鎖，無目的地瞪住一顆樹；突然地又緊閉上眼皮，又再睜開，往遠遠的林外望着。林外的月色像煙幕，密密地籠住這樹林。

『就像這樣的月夜，我們在拉林大屯子截獲了××兵的鎗械，是二月前的事了。』她慢吞吞地說，又笑了。『那一次才有味兒。我們一個山洞穿過一個山洞，有老百姓帶路。在洞口瞧見兩個鬼子，我就是一鎗，便倒了一個；第二鎗，又是一個。鬼子真不中用，太禁不起子彈，一連人，一轟便散啦！我們追，追上一個打一個，就像打雀兒，好不痛快。青紗帳掩住了我們，××飛機沒有勁，又是在夜裏。前前後後共打死了十三個鬼子，剩下的都跑個光。我們奪得了十大車的東西。裏頭滿是胰子、手巾、襪子，還有乾糧。鬼子真不壞，打死他們人，他們還給我們送禮，可不？』

她輕輕地笑出聲來了，又接道：

『天一亮，我們在大屯集合老百姓，分給他們六大車東西。他們樂意得了不得！有一個老頭兒，頭髮鬍鬚都白了，他還跳上一塊老樹頭，顛巍巍地嚷道：你們瞧瞧，義勇軍多好！你們現在還說是胡子，是胡子不？我早就告訴你們不是，你們不肯信。現在怎樣兒？可不是領老百姓打××的義勇軍？大夥兒都樂得大叫大喊：義勇軍真好，義勇軍真好呀！——不錯，人心不死，中國人心不死！可不？』

『老百姓自然是好的。』

『對啦！只要我們拚命幹下去，好的老百姓有的是。我敢說，我死也不怕！』

『真個是勇敢的馬柳特加！』我不禁讚嘆着。

『說什麼馬柳特加？』她好奇地追問着。『馬柳特加到底是誰？老李也這樣說我，我不明白，也沒有閒心去問他，到底甚麼回事兒？』

我笑了，沒有回答，她拿眼光追迫我，眼光是那末有力，好像不由你不說明。

『那是一個故事裏的女主角：可是說她幹嗎，多無聊的！』我又停止了。

『無聊？那你爲甚麼愛說？』她恨恨地道：『你們這班念書人，偷了故典罵人，也要對得住老天！』

『不，不是罵人的，更不是罵……』

『那你就該告訴我！』她搶着說，『這時候，說故事才合景呢！我作小孩時候，頂樂意聽故事。』她瞧見我還閉着嘴，便捉住我的手，使勁兒只一握，就像鐵鉗鉗住般疼痛。她說：『告訴我不，要不，我挾斷你的骨頭！』

這樣，我不得不告訴她馬柳特加的故事。開頭我是很簡單地述說，但她不許，一定要從馬柳特加在魚村幹活細細說起。她怎樣地和官長定了不和男人養小孩的合約，怎樣地拿鎗頭撞那些調戲她的人。她又怎樣勇敢，打鎗又準，瞄準時口裏先數第三十，第三十一，在計算她打死的敵人的數目。她又怎樣地打到第四十一個，只打中他的帽子，而變成她的俘虜。

桂英很有味地聽着，注意着我，有時笑，有時讚嘆地搖搖頭。等到我說到馬柳特加被派去帶着那俘虜上總部去，坐的帆船給暴風飄到荒島上，變做那俘虜的「禮拜五」，後來互相戀愛了，一直說到最後那悲劇的結果。這時候，桂英發出她反對的言論了：

『放屁！爲甚愛上那俘虜？不能的！』

『因爲人類彼此間，本來是沒有仇恨。』我代那作者說明了原來的主旨。

『可是，爲甚他們都給打死呢？有仇的總是有仇，怎會消滅呢？這明明是作者有意「扯雞拔蛋」！我不信！愛上一個敵人，那真是比登天還難！我不信，那是沒有的事！「扯雞拔蛋！」』

『那做書的，本來思想就不大對，不過……』

桂英搶着道：「那就是啦！那就是啦！」說着，她多情地笑了。

『那末，馬柳特加可愛不，你也拿鎗頭打過人不？』我逗着她。

『我不誰敢來碰我！』

離我們不遠的，來了一對老毛子。他們走到一顆樹後，坐下，緊緊地擁抱，親吻。

『噫！瞧瞧！那才是馬柳特加和她的俘虜啦！』桂英好奇地指着那對老毛子這樣說，而她自己的臉卻羞紅了！

月亮斜得低低的，映着草地上的露珠，像一幅無限大的銀色珠網。樹杪捲來一陣寒風，林葉沙沙地響着。

『怕會下雨啦。』桂英好像怕冷，緊擠到我的身旁。她的眼睛變得那麼溫柔，迷夢似的。在靜默裏，我聽到她急促的呼吸。

『真的，』她低聲說，『我不愛男人，男人太壞，他會給你吃虧的。我沒瞧見世上男人不是狠心的！真的，我不愛男人，我永不會愛上男人。我竟不愛聽馬柳特加會愛上那個俘虜！我的心是血的，又是鐵的。可不是，要有鐵的意志，鐵的心腸，才能戰勝敵人呀！你說，可不？』

但是，我感到她言外的一種忍不住的熱情。真的，我的心也在跳着。可是理智告訴我，我無論如何不能和她戀愛。而且，我們應該記住，我們假扮情人的密會，爲的是避免人家的注意呀！

但是桂英又動情地說：

『事情忙的時候，我不難過，我頂討厭是閒着沒事，自己老要糊思亂想！要是在屯裏，我覺得難過的時候，我一定拉了馬兒，往山林裏跑個痛快。不過，也不能時常這樣，怕××飛機望見。咳！真是殺不完的鬼子！』

她興奮得好像要哭，但是她自己忍住了。

『真的，郝先生，』她又說話了。『我對你用不着說假話。真的，我有時真悶！可是我該愛上男

人嗎？不，現在的時候，是國破家亡，我那能愛上人！我應該愛的是全體被壓迫的人類！我應該愛的是向敵人戰鬪的一切同伴呀，郝先生，我的心太大啦！實在太大啦！不過，這是對的，是好的，可不？」

『不錯，我們應該愛我們的同伴。』我冷靜地說。

『是呀，我們是同伴，我們應該相愛。不能只愛上一個人，只愛上一個同伴，我知道的。郝先生，我們不能只愛一個同伴，我們應該愛……』

一陣驟雨打斷了她的話。——夏天時常是突然下大雨，不到一二點鐘，又突然地晴了的，尤其是在哈爾濱。

雨愈下愈大。靜夜的樹林中的雨聲，聽來更覺奔騰澎湃，像發怒的海濤。林葉間漏下了又大又涼的水滴。周圍盡是水滴的笨重的聲響。整個樹林都給一陣又溼又惱人的木葉氣味所罩住。這時候，我和桂英躲在一顆大櫟樹底下。桂英好像恐怕打溼了衣裳，緊緊地靠在我的懷裏，突然她又像是膽怯地抱住了我。

在這夜雨的黑暗的林中，我們互相擁抱着，默然無語，在等待天亮。

第二天我們便分散了。

後來，我才知道桂英是到哈爾濱辦理事務的。過了一禮拜，她的事務清理好，就上東寧去了。我不久也就離開了哈爾濱。

自從那一夜之後，我們都沒有機會見面過。也許往後永遠不能有相見的日子了。

過江

『是上馬家船口？』

『馬家船口這兒來！』

『上馬家船口嗎？這兒來，我的船馬上就開。』

『我的不等人，就等你老！』

我才走下江邊的渡頭，立刻就給船夫們包圍住；他們的喧鬧聲把我的耳朵都噪聾了。

好容易才衝出重圍，跨上一隻小划子，坐了下來。可是並不像船夫所說的一樣，會馬上開船

——原來我做了這小划子的第一個乘客。

等着等着，總沒有過江者。催船夫趕快解纜，已經催得他都不要聽，連個回答也沒有。

我坐在船上，船夫站在岸上，這樣等了約有一頓飯的工夫，才來了第二個客人。是個趁呼海路車的。他比我更着急，催迫着船夫，帶着憤怒。

『先生，對不起，再等一個人便開船。』是船夫乞憐的口吻。

『再等一會兒，火車也開了！』是趁火車者的怒聲。

『我打保，火車還沒有到，我打……』

只管說話，來了的客人，已給別家的船夫搶去了。

於是，船夫又是任我們儘管催促，只是一聲不響，睜大着眼睛，在等着搶奪客人，好像餓虎在等候牠的目的物。

終於，他捉住了一個客人，帶着勝利的神色，走上船來。他捉得那麼緊，好像一放鬆，那客人就會逃走了似的。

這客人是個小個子的青年，樣兒怪斯文的，他的兩眼像江水般碧澄澄，臉兒也怪嬌嫩，好像經不起寒冷的江風，快給吹破了。可是他倒很慷慨，一口就答應了船夫的要求，多給了一個人的船費，好像他的事情比我們的更急。

於是小划子離開了渡頭，搖搖擺擺地向對岸划去。

秋天的松花江可消瘦了，江水低落到深深的河床裏，紆徐地流着，碧澄澄地映着天上雪白

的行雲，那麼閒情逸致，不再像夏天大水時的急湍猛浪了。江面時見淺灘，還有一兩處小沙洲，而且疎疎落落長了一些水草。夕照懶洋洋地從水面爬到沙洲上，好像要把沙洲吞沒到水裏去。暮鴉寂寞地從天空落下來，又給小划子的槳聲嚇得連忙飛上去，一面呀呀地在叫着。江上的秋風，刮得水草沙沙地響。——這一切喚起我一種荒寂悲涼的情緒；雖然在江的上流，高高地站着中東路的鐵橋；而下流，拉浜路的尙未完成的橋樑在涉着江水。

當小划子划進一條小叉港的時候，遠遠地望見兩隻巡查船，上面站有全武裝的大兵，在檢查船隻；因為對岸便是黑龍江省的地界。據說，特別是呼海路車到的前前後後，巡查船總要泊在那兒巡檢來往的客人，搜查逃餉或違禁的繫帶物。

在這時候，我們船上的那位青年人，好像有些忙亂了。他把隨身的一個紙包，拿來坐在屁股下面，一下子又拿了出來，塞在船艙裏，瞧瞧又是不妥，立刻拿來悄悄地擰在水裏。可是，小划子已給巡船上的大兵拉住了。

這給我一嚇，我以為這青年人一定要吃虧。

可是大兵跳過船來，東翻翻，西檢檢，又跳過巡船去，把手一揚，說：『走吧！』

「是這樣檢查呀！」我不覺失笑了。

「要是我這船上，有個日本人，怕連停船也不用停呢。」船夫好像在發牢騷。

可是，那青年人已若無其事地在微笑。他聽了船夫的話，冷冷地瞟了一眼，又望望那向東流去的江水，好像對他掉下水去的東西，有無限的惋惜。

坐在我隣座的那個趁火車的，低聲地，好意地問道：

「剛才溜掉了多少？那麼一大包，怕損失不少吧？」

「沒有多少。」

「要是時常這樣，也不行，倒要想別的辦法。」

「是是，」青年人漫應着。

「是自己的，還是替人家帶的？」

微笑，沒有回答。

「怕甚麼？」那多嘴的客人又追問：「你說呀，咱們都是中國人，怕甚麼？」

「當然呀，都是中國人，我不怕！」

『對啦！』趁火車的得意地笑了。

但是我始終不明白他們在說甚麼。我悄悄地問那趁火車的，他說，那年經人是私帶烟土的。我重新把坐在我對面的青年人考察了一下，覺得他並不像個私販子，在他的眉眼間有一團英偉不屈之氣；他的臉色又是那樣神光煥發，全不像個「老槍」；我不能不懷疑那趁火車的客人的話。

再從那包擰掉的東西看來，更覺得完全不對。那包東西，薄薄地，長長地，不像有很多的重量，擰在水裏，也不會沉下去，只順流地漂着，顯然是一包紙類的東西，並非甚麼烟土。

爲要識破這疑團，我問：

『先生是住在那兒？』

『道里。』

『可是念書？』

『是的，補習一點外國文。』

『不做買賣吧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那末，擰掉的那包東西不是烟土了？』

『當然不是！』

『可是字紙？』

他呆了一下，非常注意地打量我。大概看出我不是個壞人，會意地大聲說：『不錯，是沒用的廢紙啊！』

好個「沒用的廢紙！」這廢紙一定隱藏着一種力量，一種被壓迫者的反抗的信號……我們再沒有話說，只是相視一笑。這一笑，有說不出的親密，好像我們一下子已結成好朋友了。

船靠岸時，我們還緊握握手才分別，怪多情似的，雖然我們誰也不知道誰的姓名。

真的，不知道姓名有甚麼關係呢，站在同一戰線上的精神，才是超越一切隔膜的摯情啊！直到現在，我還不能忘記這個有摯情的東北青年的面影。

佩佩

有幾個××隊裏的朋友想和我見面，但因為環境的關係，不能到城裏來看我，寄信要我到他們認為安全的一個屯裏會晤，並且約我一早到城外的一座樹林裏等候帶路的人，據信中說，那人是個認識我的女孩子。當時我一點也想不出是誰，我到滿洲還不到一年，怎麼有這樣的女人認得我呢？但是我信託我的朋友們，決定如期赴約。

那一天早上，太陽初昇的時候，我已在指定的雜木林中踱來踱去，踱了好久了。林裏非常靜寂，連一個虫聲一個鳥聲都沒有，我等得有點不耐煩。而突然間，有一種急行的足音走近我這兒來，同時，我已看到一個白衣黑裙的高麗裝的女子，在樹隙間向我微笑。

『你不認得我嗎？』

她站在我的面前，第一句便這樣問。她是個體格健康，鼻子寬大的十五六歲的高麗姑娘。

『好像有點面善，可是我忘記了。』我呆站着。

「啊！小李先生，你真健忘啦，可是我永遠不會忘的。你的哥哥老李先生好嗎？」

這一問，使我記起來了。那是在我剛到奉天的時候。那時，想多了解一些社會的情況，我決定在瀋陽逗留一個充分的時間，可是住的問題倒不易解決。住小店吧，化錢還在其次，最討厭的是夜裏的檢查旅客。在三更半夜的時候，旅客們時常會從夢裏被拉了起來，非常不舒服，而且我也看不慣那些憲兵們的似笑非笑的嘴臉。租房子也很困難，要報戶口，又要舖保，此外還有許多麻煩的手續。這使我十分爲難。後來，却不過朋友的好意，只得搬到隔離瀋陽十多里地的老李家裏去住。爲要省却許多麻煩，冒認這個朋友做親哥哥，而且改姓李。我的朋友是個鐵路工廠的工人，人家都叫他老李，而我變成了小李。此後，老李就被公認爲我的哥哥了……

「啊！我現在記起來了！」我叫道，「你就是我們隔屋的佩佩嗎？」

「對啦！」她高興地點點頭。

「你可完全變了，北方話也說得進步了。」

「可是我還做不成中國人啊！」

我們都笑了，從林裏的小徑穿過去，密葉繁枝打斷了我們的談話。可是白楊却發出唧唧的

低語，擲樹也在風中搖起頭來了。她在前面走着，注意着礙路的刺棘叢。我默默地跟在後面一邊在回想到半年前的往事。

那時，我既確定了姓氏，又認了哥哥，以為很可以在朋友家裏安居下去了。但是，住不了兩天，還是覺得不很安適，因為全院子裏的人們都用懷疑的眼光在注意着我。老實說，我的確有點不倫不類，既不幹活，又不上街，整天跌在屋子裏；況且又是個「蠻子」，耳朵和舌頭都不大靈巧——總之，是值得人家懷疑的。不過這並非由於敵意，只是出乎人類的好奇心。所以一聽到我的誑話，說我住到這裏來是爲了失業，人們也就釋然了。大概住在同院子的人們都能容易諒解到一個人失了業，生活是很難合於常態的。

然而，我仍是未能安居下去，仍受同院子的人們的注意，這一輪還加上一些酸溜溜的輕蔑。起因是我結識了隔屋的高麗人家。

我住的院子很小，只平列着六間小屋，每屋一家，每家各以不同的方法在過活。除了頭一家住着替房東管屋收稅的管院人之外，他們都是窮人，賣菜的賣菜，趕馬車的趕馬車；而我的朋友老李，（不，應該說是哥哥老李，）算是一個殷實的門戶，他每月在「大廠」可以領到三十幾塊

錢的工資。其中最苦的要算那家高麗人，家裏沒有男當家的，只是母親和女兒兩口子，母親已上年紀，工廠不要她，整天伏在家中打草繩子，而女兒的年紀又太輕，不能在這無情的社會環境中，找到一點生活的方法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大約八點鐘的時候，我還不能睡覺，聽見隔屋的母女吵得很利害，滿屋都是啼哭聲，母親生氣的打罵聲，女兒的回答聲，直鬧到老李也從睡夢中驚醒過來。

『操他媽！』老李呢喃地罵道，『儘鬧些甚麼雞巴玩兒！』

『那是我們的隔屋，』我說。

『是隔屋，隔屋的那個老娘兒真該死，整天迫女兒去賣淫！可是那女兒有志氣，老是不肯。現在，又在打她的女兒了，媽媽的！』

所謂偉大的母愛，已往那裏去了呢？我自想着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當我走出去倒水的時候，那個高麗女兒蓬鬆着頭髮坐在門檻上發猷，臉上彷彿還有一些淚痕。她的確有個很好的身體，胖胖地，就是襤褸的衣裙也掩不了她的青春的活力。也許覺到我在看她，她抬起頭來膽怯地問：

「你也是中國人嗎？」

「你爲甚麼這樣問我？」

「整個院子的人都想問的啊！你不會說中國話。」

「不錯，北方話我說的不好，我是中國的南方人。」

「那是真的嗎？南方人也要學說中國話嗎？那很好！」她的眼睛突然明亮起來，她又誠懇地

說，「小李先生，我想求你幫幫忙。請你告訴我，怎麼才可以做一個中國的南方人？我想學，我真想學！」

她想學做一個中國的南方人爲甚麼？那不太奇怪了嗎？我沒有作聲。

「我找活兒，」她解釋道，「甚麼地方都不要我，罵我「高麗板子」，我到處受人家的氣。要是我是個中國人，就不會這樣受氣了。可是我的中國話老是學不像，一開口就給人家看穿了，真倒霉，我想，我能做個南方人，像你這樣，就行啦！」

她的話太異想天開了，使我懷疑她在和我開玩笑，但是看她說話時的又天真又誠懇的樣兒，我知道她已是想盡了各種方法在找活兒，我只說：

「做個中國人不一定能找到活兒吧？」

「能的，能的！」她確定地說。「在紗廠，煙廠，羊毛廠，統統是都只要中國娘兒們幹活。」

這話也許是事實。自從「事變」以後，人們都集中到鐵道和工廠的週圍，像饑渴的鴉羣，從荒蕪的田地裏，從被槍砲擾亂的山林中，從遠方，從近處，都奔趨到城市裏來了，帶着生存的希望。於是，無論工廠或作坊，都有人滿之患。而在這生存競爭劇烈化的時候，種族的歧視就有時會給利用出來了。可不是麼，日本工人和中國工人的工資就大不相同，中國人每月最多只有三十多塊錢，而日本人是一百多塊，這是誰都明白的歧視。我不能不相信她的話。我決定幫助她。

我告訴老李，他也答應幫她的忙。

後來，她終於以中國的南方人的資格，在紗廠的粗紗間當一個女工。這使她樂得連中國話也說的更糊塗了！

「老李先生，小李先生，我不會說，不會說，我真不知道，怎樣謝謝你老兩位啊！」

此後，她時常要求我告訴她一些中國南方的情形，一心一意地想做一個南方姑娘。有時，聽到我談及南方的氣候是怎樣溫和，山川是怎樣柔媚的時候，她高興極了。

「南方真不錯啊，那是個好地方，比我們漢城還要好。我一定要到南方去一趟，」她說，「就是做個乞兒也是好的！」

她活潑地跳着，好像馬上就到了南方了。她時常有一種青年人的勇氣和幻想，而她的個性又是那麼的倔強。她不會因為她的媽媽的打罵而讓步，甚至當面罵她媽媽做老昏蛋。

這個活潑而倔強的她，就是現在引導我到屯裏去的佩佩。佩佩也許不是她的名，只是因為她媽媽叫她，近似這聲音，同院住的人們就這麼叫開去，而我依着那聲音寫下這個連我自己也覺得太中國化了的「佩佩」兩個字。

她：
佩佩才隔半年，真的大大地變了。她現在不但變得更樂天，更活潑，思想也有進步了。當我問

「佩佩，你的老昏蛋怎樣了？」

「甚麼老昏蛋？」她停住脚步反問我。

「就是你的媽媽啊！」我笑了。

「哈哈，這趟算你的記性好，還叫她老昏蛋。我的媽媽死了，還是老昏蛋一樣地死了。」她停

了一下，又嘆氣道：『我的媽媽也可憐，她只知道要活，可是一點也不知道怎樣活下去。』

這時，我們已經穿出了雜木林，開始着趕路。展開在前面的是一片無邊的田野，大荳和花生的碎葉，正綠得愛人，可是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已是荒蕪了，好像遠在「事變」前才有人來耕種，到現在，連那若隱若顯的鋤犁痕，都給雜草蓋住了。一條黃泥的大路，筆直地穿過這個原野，要不是給遠遠的松林阻住，怕已經忘記了轉彎呢。明媚的朝陽却跑在我們的後面，把長長的人影印在黃泥路上。我加緊足步追上佩佩，問道：

『那末，你就知道怎樣生活下去嗎？』

『當然啦！』她笑着說，『要是不，我現在怎會來給你帶路呢！』

『啊，對了，我忘記問你，你是怎樣來的，我走的時候，你不是還在紗廠嗎？』

『是在紗廠啊。可是不久，就出了岔子了。』

『啊？』我追問她。

『我那時候不是冒認南方人嗎？廠裏的先生和班長，都相信我是的，就要我。可是同車間的走狗，那個昏蛋，她緩緩地看出來了。有一天，她叫住我：「你是高麗板子，我知道。」我吃了一嚇，又

帶笑地聲明說：「噯呀，大姊，你說話可要留心，別這樣誣害了人啊！我是南方人呢。南方，在關裏的中國的南方。」她冷笑，就跑去告訴班長，那個混蛋真是混蛋……」

大概她生氣時，就會罵人家混蛋的。老混蛋，小混蛋，真混蛋！那怪難聽，我笑了。

「笑甚麼，她是真混蛋啊！」也不理我更大聲的笑，又接下去：「那末，班長和先生來叫我，他們審問我：『你爲甚麼要說謊？是誰教你來的？可是紅黨教你來嗎？』這把我問胡塗了，幹活也要人家教才會懂得來嗎？我說我自己來的。他們又問：『那末紅黨呢，你知道嗎？』我說：『不知道，甚麼紅黨？』」紅黨就是和我們作對，唆使你們鬧亂子的壞東西。」他們這樣和我解釋，我只好答道：「是的，知道了。」他們就生氣：「那你剛才怎麼說不知道？」我急了，我說：「你先生告訴我，我就知道啦！」他們氣得笑了，罵我「媽媽的，」又告訴我，他們不用高麗人，叫我馬上滾……」

「那末你就不幹了？」

「不，我回車間裏，哭起來了，姊姊們都圍住我問幹嗎哭，我說了，她們都生氣，走去責罵那混蛋走狗。那走狗真混蛋，和我們對罵，蠻不講理，就給我們打個半死。可是事情就鬧大了，廠裏要帶我和胖姊姊、三姊姊！我的媽媽死了，我就住在她們家裏。她們都待我很好，像親姊妹……」

前面塵土飛揚起來，好像一團黃霧；霧裏閃出一駕鐵輪馬車，迎着我們駛來。那是空車子；只有一個莊稼人坐在上面，前額伏着一塊又大又髒的厚紙，當作笠子遮住太陽光，真是簡樸得令人發笑。我們分開走，我讓佩佩一個人走向前去，不給路人看出我們是同行者，對我們發生一種無意義的注意。直等到走進那座松林裏，我們才又攀談起來。

那松林不很大，但都是一些古老的大松樹，尤其是長在廣漠的原野上，更顯得像蒼龍一樣，每一棵都好像真要飛上天去。裏面也不像南方的林子，有許多雜樹和野花；在松根蹣跚的黃泥地上，只長着一些稀疎的青草，長長的，軟軟的，好像老婦人的頭髮。雖然在松林裏，仍使我不會忘記我是在滿洲，並非到了故鄉。我的故鄉的山地上，也有一座大松林……可是佩佩又繼續她的說話了。

「我們得到要帶我們的信兒，那是在夜裏，大姊姊歇了夜班跑來告訴我們的。我們聽了非常生氣，幾乎忘掉了害怕。可是大姊姊警告我們，勸我們避一避。真的，他們完全不講理，除非打死了他們，才有理可講，我現在完全明白了。可是那時還糊塗，我們還以為他們是好人，多少總有點公道，還希望他們饒恕我們。噫呀，小李先生，那時真險啊，要是遲跑了一步，我們三個人現在怕已

經死在監牢裏了！我們逃走，我們在王家屯藏了好幾天，那是藏在胖姊姊的親戚家。後來親戚也怕起來了，我們又只好趕路。可是我們沒有地方去，不知道上那兒好。胖姊姊的親戚勸我們上關裏，而我主張上南方，我告訴她們南方比甚麼地方都好，我說了許多話，可是胖姊姊和三姊姊還把不定主意，我氣得哭了，一定主張非上南方不可。那末她們兩人答應了，我們就走上南方的路。可是我們都不認得路，胖姊姊又胖，走不到二十里路就走不動了，只好緩緩地走，又害怕他們追上，心裏真是亂得糊裏糊塗。可是一糊塗，就走岔了路。我們原是上朝陽城，可是我們朝東走，越走越背方向，錯走上東邊道了。那走得我們真苦啊！有一趟，我們找不到宿頭，躲在樹林裏過夜。又有一趟在高粱地裏，我們又疲倦又傷心，三個人抱在一起哭了老半天，一想到我們受苦的原由，我們又痛恨他們起來了。有一天，三姊姊和胖姊姊忽然在祕密地商量事情，不讓我知道，我一定要她們告訴我，可是她們不肯說，後來我發脾氣了，她們才說打算上間島，聽說間島那邊收留我們這樣的人。誰都沒有反對，那末我們就上間島，此後我們就知道怎樣活下去了……」

『那末，你們就碰見我的朋友們？』我插着問。

『對啦，碰見了他們，我們和他們在一起已有二個多月了。』

『可是，佩佩，你現在還想做南方人不？』

『不想了！』她笑着。『做甚麼南方人，中國人都是一樣，胖姊妹她們可不是中國人，可不和這一樣倒霉嗎？！不想做了！窮人總是一樣的苦命，連日本窮人也是一樣的。我真不做了！』

『那末，你還是做個道地的高麗板子好了。』我逗她。她盯我一眼，又笑了，乾脆地說：

『高麗人也不做，橫豎我是沒有國家的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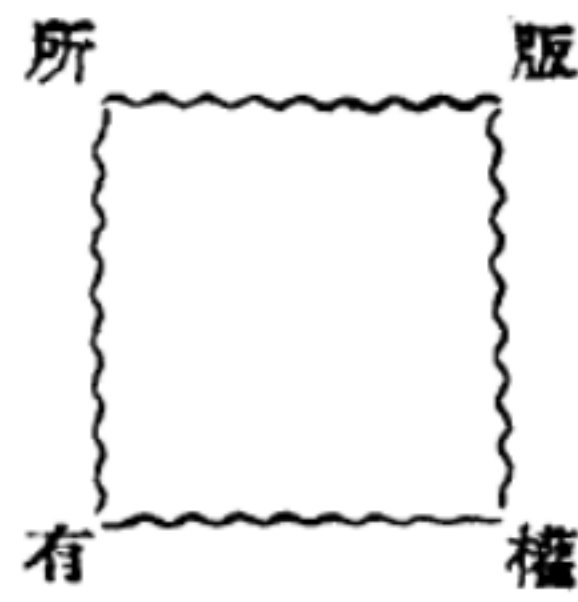
『那末，你就做着沒有國界的女戰士吧。』

『哈哈！』她大笑了，在笑聲中可以聽出她樂意這個名稱：『一個沒有國界的女戰士。』可是她表示着：『女戰士，算你會說。可是，我還不會打槍呢。』

我們已經出了松林。林外盡是一些豐饒的田野，水稻的嫩綠像雲一樣地在暖風中飄蕩。田地裏點綴着一些工作的人們，有的在鋤草，有的在引水，還有的在阡陌間走着。只要看了這景色，我就知道距離我們的目的地不遠了……好了！好了！我望見那莊牆外的柳樹梢，那可不是已在點頭表示歡迎了嗎……

『我們到了。』佩佩掉過頭來對我說。

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發行



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電話九六四二〇

光明書局

支店 桂林 曲江 昆明 金華

光明文藝叢書

苦菜 (全一册)

實價國幣七角 (外埠另加寄費匯費)

著者 戴平凡

主編者 光明文藝叢書社

印刷者 光明印刷所